LIBRARY
MAY 22 1973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90
S3
1644
v.19

聖歎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一百七回

魏主政歸司馬氏
姜維兵敗牛頭山

甚矣天之惡魏也繼之以不知所從來之曹芳而又相之以醉生夢死之曹爽縱令司馬懿眞病而眞死而其國亦必爲蜀吳之所并矣縱使曹爽聽桓範之言而遷駕許都檄召外兵其勢必不勝亦必終爲司馬氏之所并矣而況同槽之三馬猝然閉城戀荳之駑馬靦然就縛哉孟德奸雄而再傳以後其苗裔之不振如此悲夫

知何晏鄧颺之附曹爽爲必死者管輅也知司馬懿之謀曹爽爲必勝者辛憲英也然管輅知之不足奇憲英知之則奇矣當曹爽之未

滅而出從曹爽者辛敞也及曹爽之旣滅而不背曹氏者夏侯女也然聽其姊以全我之義不足奇違其父以伸己之志則奇矣管輅以男子知人必知之以卜與相盡英以女子知人不必知之以卜與相辛敞以男子之智資於婦人夏侯女則以婦人之志過於男子如此三女子者殆列女傳中所僅見不以盛衰改節此夏侯女之節一武侯佐漢之節也不以存亡易心此夏侯女之心一武侯報先帝之心也然則耳之截鼻之割卽謂之張睢陽之齒顏常山之舌可也身毀而乃以全身形殘而乃以踐形是又管輅相法之所不能及者輅但知鬼躁鬼幽爲死人之相孰知截耳割鼻有完人之目耶

此卷敘曹氏失政爲司馬篡魏之由而夏侯霸入蜀又爲姜維伐魏之始然夏侯霸之心非姜維之心也霸所欲伐者司馬而欲借漢以存曹也維所欲伐者曹氏而欲借霸以滅魏也姜維之心則武侯之

心也武侯以先帝之心爲心而欲終先帝之事姜維又以武侯之心爲心而欲終武侯之事也覇與維事同而心則異維與武侯心同而才則異才異而一出即敗君子亦以其心取之而已

文之以前伏後者有實筆有虛筆姜維伐魏在六出祁山之後而一出祁山之前先寫一姜維此以實筆伏之者也鍾鄧入蜀在九伐中原之後而一伐中原之前先在夏侯覇口中寫一鍾會寫一鄧艾此以虛筆伏之者也且前有武侯之囑陰平葬定軍又虛中之虛此處夏侯覇之言又虛中之實敘事作文如此結構可謂匠心

却說司馬懿一聞曹爽同弟曹羲曹訓曹彥并心腹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等及御林軍隨魏主曹芳出城謁明帝墓就去畋獵一大喜即到省中令司徒高柔一箇司馬一心腹假以節鉞行大將軍事先據曹爽營又令太僕王觀又是一箇司馬懿心腹行中領軍事據曹羲營如陳平領太尉入北軍懿引舊官入後宮奏

郭太后言爽背先帝託孤之恩奸邪亂國其罪當廢（周勃去産祿要瞞着婦人司馬一去曹爽正要用着婦人）郭太后大驚曰天子在外如之奈何懿曰臣有奏天子之表誅奸臣之計太后勿憂太后懼怕只得從之懿急令太尉蔣濟尚書令司馬孚一同寫表（又是兩箇司馬懿心腹）遣黃門賫出城外逕至帝前申奏一自引大軍據武庫早有人報知曹爽家其妻劉氏急出廳前喚守府官問曰今主公在外仲達起兵何意（郭后已爲司馬一所用劉氏幹得甚事）守門將潘舉曰夫人勿驚我去問來乃引弓弩手數十人登門樓望之正見司馬一引兵過府前舉令人亂箭射下懿不得過偏將孫謙在後止之曰太傅爲國家大事休得放箭（又是一箇司馬懿心腹）連止三次舉方不射司馬昭護送司馬懿而過引兵出城屯於洛河守住浮橋且說曹爽手下司馬魯芝見城中事變來與參軍辛敞商議曰今仲達如此變亂將如之何敞曰可引本部兵出城去見天子芝然其言敞急入後堂其姊辛憲英見之問曰汝有何事慌速如此敞告曰天

子在外太傅閉了城門必將謀逆憲英曰司馬公未必謀逆特欲殺曹將軍耳（善於料事劉氏若能學之必不使曹爽出城矣）敞驚曰此事未知如何憲英曰曹將軍非司馬公之對手必然敗矣（明於料人劉氏若能學之必不使曹爽廢仲達矣）敞曰那日司馬教我同去未知可去否憲英曰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䘏之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忠於勸義劉氏若能學之必不使曹爽行僭妄之事矣）敞從其言乃與魯芝引數十騎斬關奪門而出人報知司馬懿懿恐桓範亦走急令人召之範與其子商議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辛敞有姊桓範有兒）範從其言乃上馬至平昌門城門已閉把門將乃桓範舊吏司蕃也範袖中取出一竹版曰太后有詔可即開門司蕃曰請詔驗之範叱曰汝是吾故吏何敢如此蕃只得開門放出範出的城外喚司蕃曰太傅造反汝可速隨我去（後仲達殺桓範只爲此語）蕃大驚追之不及人報知司馬懿懿大驚曰智囊泄矣如之奈何蔣濟曰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智囊怎當鈍物）懿乃召許允陳泰曰（又是兩箇司馬懿心腹）汝去見

曹爽說太傅別無他事只是削汝兄弟兵權而已（恐其在外生變故誘之使歸而就死耳）許陳二人去了又召殿中校尉尹大目至令蔣濟作書與目持去見爽懿分付曰汝與爽厚可領此任（曹爽所厚者又為司馬一心腹）汝見爽說吾與蔣濟指洛水為誓只因兵權之事別無他意（直如騙小兒）尹大目依令而去却說曹爽正飛鷹走犬之際忽報城內有變太傅有表曹爽大驚幾乎落馬（太傅忽然起床曹爽自應落馬）黃門官捧表跪於天子之前爽接表折封令近臣讀之表畧曰

征西大都督太傅臣司馬懿誠惶誠恐頓首謹表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與秦王及臣等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今大將軍曹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以黃門張當為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伺候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此非先帝詔陛下及囑臣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大尉臣濟尚書臣孚等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

敕臣表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羲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遛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此數語竟似告示不像表文司馬懿之專於此見矣）臣輒力疾將兵屯於洛水浮橋伺察非常謹此上聞伏干聖聽（伏干聖聽四字何不竟改想宜知悉）

魏主曹芳聽畢乃喚曹爽曰太傅之言若此卿如何裁處爽手足失措回顧二弟曰為之奈何羲曰劣弟亦曾諫兄兄執迷不聽致有今日（應前卷中語）司馬懿譎詐無比孔明尚不能勝況我兄弟乎不如自縛見之以免一死（爽兄弟三人都是駑馬懿父子三人都是駿馬三駑馬戀棧駿馬三便同槽矣）言未畢參軍辛敞司馬魯芝到爽問之二人告曰城中把得鐵桶相似太傅引兵屯於洛水浮橋勢將不可復歸宜早定大計正言間司農桓範驟馬而至謂爽曰太傅已變將軍何不請天子幸許都調外兵以討司馬懿耶（若行此計国中必大亂姜維得乘亂伐魏必得成功）爽曰吾等全家皆在城中豈可投他處求援（果應韓濟之料）範曰匹夫臨難尚欲望活

今主公身隨天子號令天下誰敢不應豈可自投死地乎爽聞言不決惟流涕而已因戀生泣只是捨不下棧豆耳範又曰此去許都不過半宿城中糧草足支數載今主公別營兵馬近在關南呼之即至大司馬之印某將在此主公可急行遲則休矣此之謂智囊爽曰多官勿太催逼待吾細細思之活畫一無用之人少頃侍中許允尚書令陳泰至二人告曰太傅只為將軍權重不過要削去兵權別無他意將軍可早歸城中爽默然不語其名曰爽何其人之不爽如此又只見殿中校尉尹大目到目曰太傅指洛水為誓並無他意賭咒當飯吃有蔣太尉書在此將軍可削去兵權早歸相府爽信為良言桓範又告曰事急矣休聽外言而就死地是夜曹爽意不能決乃拔劍在手嗟嘆尋思自黃昏直流淚到曉終是狐疑不定今之文思遲鈍者竟日不成一字毋乃與曹爽同乎桓範入帳催之曰主公思慮一晝夜何尚不能決爽擲劍而嘆曰我不起兵情願棄官但為富家翁足矣曹子丹被孔明氣死羞死尚是有羞有氣今曹爽直是不羞不氣範大哭出帳曰曹子丹以智謀

自矜今兄弟三人真豚犢耳痛哭不已許允陳泰令爽先納印綬與司馬懿爽令將印送去主簿楊綜扯住印綬而哭曰主公今日捨兵權自縛去降不免東市受戮也爽曰大傅必不失信於我曹氏子孫如此無用當使奸雄氣粗於是曹爽將印綬與許陳二人先賫與司馬一衆軍見無印綬盡皆四散爽手下只有散騎官僚到浮橋時一傳令教曹爽兄弟三人且回私宅奸雄手段妙在緩緩而來餘皆發監聽候勅旨爽等入城時並無一人侍從桓範至浮橋邊一在馬上以鞭指之曰桓大夫何故如此範低頭不語智囊囊口矣入城而去於是司馬懿請駕拔營入洛陽曹爽兄弟三人回家之後懿用大鎖鎖門令居民八百人圍守其宅曹爽心中憂悶羲謂爽曰今家中乏糧兄可作書與太傅借糧刀在其頸猶欲借糧爲之一笑如肯以糧借我必無相害之心爽乃作書令人持去司馬懿一覽書遂遣人送糧一百斛運至曹爽府中奸雄手段只是緩緩而來爽大喜曰司馬公本無害我之心也遂不以爲憂愚人愚到底原來司馬一先將黃

門張當捉下獄中問罪當曰非我一人更有何晏鄧颺李勝畢軌丁謐等五人同謀篡逆懿取了張當供詞却捉何晏等勘問明白皆稱三月間欲反（此等獄詞皆府內所成未必真有其事也）懿用長柳釘了城門守將司蕃告稱桓範矯詔出城口稱太傅謀反懿曰誣人反情抵罪反坐亦將桓範等皆而獄郎押曹爽兄弟三人并一干人犯皆斬於市曹滅其三族（拔劍尋思想了一夜竟想不到此）其家產財物盡抄入庫時有曹爽從弟文叔之妻乃夏侯令女也早寡而無子其父欲改嫁之女截耳自誓及爽被誅其父復將嫁之女又斷去其鼻其家驚惶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何至自苦如此（今日此等達人多矣）且夫家又被司馬氏誅戮已盡守此欲誰爲哉女泣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盛時尚欲保終況今滅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爲乎（辛憲英教弟以義夏侯女辭父以節同時乃有兩個奇女子）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自養爲曹氏後（司馬一日愛巾幗當以[illegible]巾幗送夏侯氏）後人有詩曰

弱草微塵盡達觀　夏侯有女義如山
丈夫不及裙釵節　自顧鬚眉亦汗顏

却說司馬懿斬了曹爽太尉蔣濟曰尚有魯芝辛敞斬關奪門而出楊綜奪印不與皆不可縱懿曰彼各爲其主乃義人也遂復各人舊職（獨殺楊範特以智囊見忌耳）辛敞嘆曰吾若不問於姊失大義矣（好姐姐我亦願爲之弟也）後人有詩讚辛憲英曰

爲臣食祿當思報　事主臨危合盡忠
辛氏憲英曾勸弟　故令千載頌高風

司馬懿饒了辛敞等弟出榜曉諭但有曹爽門下一應人等盡皆免死有官者照舊復職軍民各守家業內外安堵何鄧二人死於非命果應管輅之言（應前卷中語）後人有詩讚管輅曰

傳得聖賢真妙訣　平原管輅相通神

鬼幽鬼躁分何鄧　未爽先知是死人

却說魏主曹芳封司馬懿為丞相加九錫（令人追噫魏公加九錫時）懿固辭不肯受（此則賢於曹操）持不准令父子三人同領國事懿忽然想起曹爽全家雖誅尚有夏侯霸守備雍州等處係爽親族倘驟然作亂如何隄備必當處置即下詔遣使往雍州取西征將軍夏侯霸赴洛陽議事（剪滅公室其意可知）夏侯霸聽知大驚便引本部三千兵造反有鎮守雍州刺史郭淮聽知夏侯霸反即率本部兵來與夏侯霸交戰淮出馬大罵曰汝既是大魏皇族天子又不曾虧汝何故背反霸亦罵曰吾祖父於國家多建勤勞今司馬懿何等人滅吾曹氏宗族又來取我早晚必思篡位吾仗義討賊何反之有（夏侯霸欲討魏賊姜維郤借他來討漢賊其）淮大怒挺鎗驟馬直取夏侯霸霸揮刀縱馬來迎戰不十合淮敗走霸隨後趕來忽聽的後軍吶喊霸急回馬時陳泰引兵殺來郭淮復回兩路夾攻霸大敗而走折兵大半尋思無計遂投漢中來降後主（孔明得姜

維爲幇手姜維又得一夏侯霸爲幇手有人報與姜維維心不信令人體訪得實方教入城

霸拜見畢哭告前事維曰昔微子去周成萬古之名公能匡扶漢室無愧

古人也遂設宴相待維就席問曰今司馬一父子掌握重權有窺我國之

志否霸曰老賊方圖謀逆未暇及外但魏國新有二人正在妙齡之際若

使領兵馬實吳蜀之大患也預爲數卷後伏筆維問二人是誰霸告曰一人見爲

秘書郎乃潁川長社人姓鍾名會字士季太傅鍾繇之子幼有胆智乃翁筆下

有字乃卽胸中有字繇嘗率二子見文帝會時年七歲兄毓年八歲毓見帝惶懼

汗流滿面帝問毓曰卿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帝問會曰卿

何以不汗會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一人戲問曰人身上何物不怕嚇或答曰惟有汗不怕嚇人越嚇他

越要出來今會曰汗不敢出則是汗亦怕嚇矣爲之一笑帝獨奇之及稍長喜讀兵書深明韜畧司馬

懿與蔣濟皆稱其才一人見爲掾吏乃義陽人也姓鄧名艾字士載幼年

失父素有大志偶有高山大澤輒窺度指畫何處可以屯兵何處可以積

糧何處可以埋伏（便為渡陰平嶺張本）人皆笑之獨司馬一奇其才遂令參贊軍機艾為人口吃每奏事必稱艾艾（古之名人口吃者韓非周昌揚雄鄧艾也今有喫口吃者曰既是昌哀又疑非類如無雄風定有艾氣）懿戲謂曰卿稱艾艾當有幾艾艾應聲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其資性敏捷大抵如此此二人深可畏也（二人來歷却在夏侯霸口中敘出省筆之法）維笑曰量此孺子何足道哉於是姜維引夏侯霸至成都入見後主維奏曰司馬懿謀殺曹爽又來賺夏侯霸霸因此投降日今司馬一父子專權曹芳懦弱魏國將危臣在漢中有年兵精糧足臣願領王師即以霸為鄉導官進取中原重興漢室以報陛下之恩以終丞相之志（此一段言語可當姜維一篇前出師表）尚書令費禕諫曰近者蔣琬董允皆相繼而亡（二人之死在費禕口中補出省筆之法）內治無人伯約只宜待時不宜輕動維曰不然人生如白駒過隙似此遷延歲月何日恢復中原乎（微塵棲草是言其輕白駒過隙是言其快一則以徇節為不必一則以徇節當及時也）禕又曰孫子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我等皆不如丞相遠甚丞相尚不能恢復中原

何況我等（將大軍出祁山事於此一提）維曰吾久居隴上深知羌人之心今若結羌人爲援雖未能克復中原自隴而西可斷而有也（既得夏侯霸爲幫手又欲借羌人爲幫手）後主曰卿既欲伐魏可盡忠竭力勿墮銳氣以負朕命於是姜維領勅辭朝同夏侯霸逕到漢中計議起兵維曰可先遣使去羌人處通盟然後出西平近雍州先築二城於麴山之下令兵守之以爲犄角之勢我等盡發糧草於川口依丞相舊制次第進兵（此是一伐中原）是年秋八月先差蜀將句安李歆同引一萬五千兵往麴山前連築二城句安守東城李歆守西城早有細作報與雍州刺史郭淮淮一面申報洛陽一面遣副將陳泰引兵五萬來與蜀兵交戰句安李歆各引一軍出迎因兵少不能抵敵退入城中泰令兵四面圍住攻打又以兵斷其漢中糧道句安李歆城中糧缺郭淮自引兵亦到看了地勢忻然而喜回到寨中乃與陳泰計議曰此城山勢高阜必然水少須出城取水若斷其上流蜀兵皆渴死矣（馬謖屯山上患在水道今二將屯城中亦患水）

道蓋蜀道山多而水少故也遂令軍士掘土絕斷水流城中果然無水李歆引兵出城取水雍州兵圍困甚急歆死戰不能抵只得退入城去句安城中亦無水乃會了李歆引兵出城併在一處至今良久又敗入城去此時蜀兵甚渴其望姜維之救亦甚渴矣軍士枯渴安與歆曰姜都督之兵至今未到不知何故街亭之危咎在馬謖二人之危咎在姜維歆曰我當捨命殺出求救引兵數十騎開了城門殺將出來雍州兵四面圍合歆奮死衝突方纔得脫只落得獨自一人身帶重傷餘皆沒於亂軍之中是夜北風大起陰雲布合天降大雪因此城內蜀兵分糧化雪而食蜀兵不雪幾似蘇武當年●此日之雪雖承露盤之天漿不是過矣却說李歆撞出重圍從西山小路行了兩日正迎着姜維人馬歆下馬伏地告曰麴山告曰皆被魏兵圍困絕了水道幸得天降大雪因此化雪度日甚是危急維曰吾非救遲爲聚羌兵未到因此悞了羌人悞姜維而姜維又悞了二將也遂令人送李歆入川養病維問夏侯霸曰羌兵未到魏兵圍困麴山甚急將軍有何高見霸曰若等羌兵

到麴山二城皆陷矣吾料雍州兵必盡來麴山攻打雍州城定然空虛將軍可引兵逕往牛頭山抄在雍州之後郭淮陳泰必回救雍州則麴山之圍自解矣（此圍魏救趙之法）維大喜曰此計最善於是姜維引兵望牛頭山而去

却說陳泰見李歆殺出城去了乃謂郭淮曰李歆若告急於姜維姜維料吾大兵皆在麴山必抄牛頭山襲吾之後將軍可引一軍去取洮水斷絕蜀兵糧道吾分兵一半逕往牛頭山擊之彼若知糧道已絕必然自走矣（夏侯霸所算早在陳泰算中）郭淮從之遂引一軍暗取洮水陳泰引一軍逕往牛頭山來却說姜維兵至牛頭山忽聽的前軍發喊報說魏兵截住去路維慌忙自到軍前視之陳泰大喝曰汝欲襲吾雍州吾已等候多時了（句安等候多時偏等不來爲之一嘆）維大怒挺鎗縱馬直取陳泰泰揮刀而迎戰不三合泰敗走維揮兵掩殺雍州兵退回古住山頭維收兵就牛頭山下寨維每日令兵搦戰不分勝負夏侯霸謂姜維曰此處不是久停之所連日交戰不分勝負乃

誘兵之計耳必有異謀不如暫退再作良圖正言間忽報郭淮引一軍取洮水斷了糧道維大驚急令夏侯霸先退維自斷後陳泰分兵五路趕來維獨拒五路總口戰住魏兵泰勒兵上山矢石如雨維急退到洮水之時郭淮引兵殺來維引兵往來衝突魏兵阻其去路密如鐵桶維奮死殺出折兵大半（此一次出兵動見掣肘不及武侯多矣）飛奔上陽平關來前面又一軍殺到爲首一員大將縱馬橫刀而出那人生得圓面大耳方口厚脣左目下生箇黑瘤瘤上生數十根黑毛（不知管輅相之又作何語）乃司馬懿長子驃騎將軍司馬師也維大怒曰孺子焉敢阻吾歸路拍馬挺鎗直來刺師師揮刀相迎只三合殺敗了司馬師維脫身逕奔陽平關來城上人開門放入姜維司馬師也來搶關兩邊伏弩齊發　弩發十矢乃武侯臨終時所遺連弩之法也（妙絕）（武侯臨終事一提與一百四回照應）正是

難支此日三軍敗　猶賴當年十矢專

未知司馬師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八回

丁奉雪中奮短兵

孫峻席間施密計

今人將曹操司馬懿並稱及觀司馬懿臨終之語而一之與操則有別矣操之事皆懿之子爲之而懿則終其身未敢爲操之事也操之忌先主是欲除宗室之賢者一之謀曹爽是欲殺宗室之不賢者至於弑主后害皇嗣僭皇號受九錫但見之於操而未見之於一故君子於懿有恕辭焉

曹丕乘喪以伐劉禪曹芳亦乘喪以伐孫亮而前之伐則丕自主之後之伐非芳主之而司馬師主之其不同者一前之兵有五路而止一路是魏兵後之兵有三路而三路皆魏兵其不同者二前之兵不

戰而自解後之兵戰而後退其不同者三前之兵四路實而一路是虛後之兵一路敗而兩路皆走其不同者四前後更無一毫相犯豈非奇事奇文

乘雪以誘敵者有之矣武侯之破鐵車兵是也而冒雪以犯敵則未之有也以黑夜刼營者有之矣甘寧百騎之刼是也而白日刼營則未之有也用短兵步卒於險峻無人之處者有之矣鄧艾之襲陰平嶺是也用之於平川大寨則未之有也以舟師破舟師者有之矣黃蓋之燒北船是也而以舟師入旱寨則未之有也以前後所未有者而獨於丁奉之戰徐塘見之眞異樣驚人

丁奉成東興之功而諸葛恪不能奏新城之績其故何也曰魏來而我禦之則克我往攻魏則不克其明驗已見於前事矣自周郎之禦赤壁而吳一勝及孫權之攻合肥而吳不勝當曹操之攻濡須而吳

再勝及張遼之拒逍遙津而吳又不勝及曹丕之攻三郡而吳三勝有徐盛之守南徐而吳四勝又曹休之取石亭而吳五勝及諸葛恪之被燒於蒲籠而吳又不勝此非其章章者哉畫江而守自顧有餘而取人不足在孫權未死周瑜魯肅呂蒙陸遜未亡之時猶然如是而乃欲於孫亮之日進圖中原吾知其難耳

司馬一之殺曹爽是以異姓而滅宗室孫峻之殺諸葛恪是以宗室而滅異姓恪與爽之才不才不同而其氣驕而計疎則一也外不能測張特之詐內不能燭孫峻之奸而又剛愎自矜果於殺戮聰明雖過於其父而卒以恃才取禍哀哉

卻說姜維正走遇着司馬師引兵攔截原來姜維取雍州之時郭淮飛報入朝魏主與司馬懿商議停當懿遣長子司馬師引兵五萬前來雍州助戰（司馬師發兵補敘在此省筆之法）師聽知郭淮敵退蜀兵師料蜀兵勢弱就來半路擊

之直趕到陽平關却被姜維用武侯所傳連弩法於兩邊暗伏連弩百餘張一弩發十矢皆是藥箭兩邊弩箭齊發前軍連人帶馬射死不知其數司馬師於亂軍之中逃命而回武同上方谷之雄却說魏山城中蜀將句安見援兵不至乃開門降魏姜維折兵數萬領敗兵回漢中屯扎以焦魏下蜀漢以下再敘未国司馬師自還洛陽至嘉平三年秋八月司馬十染病漸漸沉重前是詐病此是眞病了乃喚二子至榻前囑曰吾事魏歷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極矣人皆疑吾有異志吾嘗懷恐懼吾死之後汝二人善理國政愼之愼之愼曹操銅雀台語相似○此時偏不耳會偏不錯乱言訖而亡長子司馬師次子司馬昭二人申奏魏主曹芳芳厚加祭塟優錫贈諡封師爲大將軍總領尚書機密大事昭爲驃騎上將軍以上按下魏国以下再敘東呉却說呉主孫權先有太子孫登乃徐夫人所生於呉赤烏四年身亡遂立次子孫和爲太子乃瑯琊王夫人所生和因以金公主不睦被公主所譖權廢之和憂恨而死又立三子孫亮爲太子乃潘夫

人所生此時陸遜諸葛瑾皆亡一應大小事務皆歸於諸葛恪補前文所未及太和元年秋八月初一日忽起大風江海洶濤平地水深八尺吳主先陵所種松柏盡皆拔起直飛到建業城南門外倒插壑道上孫權將亡先書災異典後諸葛恪將亡亦先書災異正是相对權因此受驚成病至次年四月內病勢沉重乃召太傅諸葛恪大司馬呂岱至榻前囑以後事囑訖而薨在位二十四年壽七十一歲紫髯自矣乃蜀漢延熙十五年也後人有詩曰

紫髯碧眼號英雄　能使臣僚肯盡忠
二十四年興大業　龍盤虎踞在江東

孫權既亡諸葛恪立孫亮為帝大赦天下改元大興元年謚權曰大皇帝葬於蔣陵早有細作探知其事報入洛陽司馬師聞孫權已死遂議起兵伐吳尚書傅嘏曰吳有長江之險先帝屢次征伐皆不遂意照應前事不如各守邊疆乃為上策師曰天道三十年一變不但欲滅吳亦有吞魏之意吳將變魏亦將變也豈皇

帝爲鼎峙平吾欲伐吳昭曰今孫權新亡孫亮幼懦其隙正可乘也遂令征南大將軍王昶引兵十萬攻東興鎮南都督毋丘儉引兵十萬攻武昌三路進發（前曹丕用三路取吳今司馬亦用三路取吳正復相似）又遣弟司馬昭爲大都督總領三路軍馬是年冬十月（爲雪天伏筆）司馬昭兵至東吳邊界屯住入馬喚王昶胡遵毋丘儉到帳中計議曰東吳最緊要處惟東興郡也今他築起大隄左右又築兩城以防巢湖後面攻擊諸公須要仔細遂令王昶毋丘儉各引一萬兵列在左右且勿進發待取了東興郡那時一齊進兵昶儉二人受令而去昭又令胡遵爲先鋒總領三路兵前去先搭浮橋取東興大堤若奪得左右二城便是大功遵領兵來搭浮橋却說吳太傅諸葛恪聽知魏兵三路而來聚衆商議平北將軍丁奉曰東興乃東吳緊要處所若有失則南郡武昌危矣（寫丁奉能謀是老將之智）恪曰此論正合吾意公可就引三千水兵從江中去吾隨後令呂據唐咨劉纂各引一萬馬步兵分三路來接應但

聽連珠砲響一齊進兵吾自引大兵後至丁奉得令卽引三千水兵分作三十隻船望東興而來却說胡遵渡過浮橋屯軍於堤上差桓嘉韓綜攻打二城左城中乃吳將全懌守把右城中乃吳將劉畧守把此二城高峻堅固急切攻打不下全劉二人見魏兵勢大不敢出戰死守城池（蜀有句安李歆守二城吳亦有全懌劉畧守二城彷彿相似而勝敗不同）胡遵在徐州下寨時値嚴寒天降大雪胡遵與眾將設席高會（前卷蜀兵取雪當水此卷魏兵對雪飲酒同一雪也而憂樂大異）忽報水上有三十隻戰船來到遵出寨視之見船將次傍岸每船上約有百人遂還帳中謂諸將曰不過三千人耳何足懼哉只令部將哨探仍前飲酒（何貪盃至此）丁奉將船一字兒拋在水上乃謂部將曰大丈夫立功名正在今日遂令眾軍脫去衣甲卸了頭盔不用長鎗大戟止帶短刀（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開聲此用之狹巷耳今用之平用則奇矣）魏兵見之大笑更不準備忽然連珠砲響了三聲丁奉扯刀當先一躍上岸（寫丁奉能戰是老將之勇）眾軍皆拔短刀隨奉上岸砍入魏寨（以水兵切旱寨奇絕）魏

兵措手不及韓綜急拔帳前大戟迎之早被丁奉搶入懷內手起刀落砍翻在地（雪天遇雪乃兩白甚照何不更以酒賞之）桓嘉從左邊轉出忙掉鎗刺丁奉被奉挾住鎗桿嘉棄鎗而走奉一刀飛去正中左臂嘉轉後便倒（以我之短勝彼之長）奉趕上就以鎗刺之（用彼之長濟我之短）三千吳兵在魏寨中左衝右突胡遵急上馬奪路而走魏兵齊奔上浮橋浮橋已斷（斷橋雪景大有可觀惜此時魏兵心怵無暇吃酒耳）大半落水而死殺倒在雪地者不知其數（魏兵此時可謂紅雪齊腰）車仗馬匹軍器皆被吳兵所獲司馬昭王昶毋丘儉聽知東興兵敗亦勒兵而退却說諸葛恪引兵至東興收兵賞勞了畢乃聚諸將曰司馬昭兵敗北歸正好乘勢進取中原遂一面遣人賫書入蜀求姜維進兵攻其北許以平分天下（前番在亭之勝只使人蜀）一面起大兵二十萬來伐中原（獻捷與此正復相似）臨行時忽見一道白氣從地而起遮斷三軍對面不見（陵樹拔而孫權將死白氣見而諸葛將亡一般災異）蔣延曰此氣乃白虹也主喪兵之兆（不止是喪兵又應在喪身）太傅只可回朝[illegible]恪大怒曰汝安敢出

不利之言以慢吾軍心叱武士斬之衆皆告免恪乃貶蔣延爲庶人仍催兵前進丁奉曰魏以新城爲總隘口若先取得此城司馬師破膽矣恪大喜即趲兵直至新城守城牙門將軍張特見吳兵大至閉門堅守恪令兵四面圍定早有流星馬報入洛陽主簿虞松告司馬師曰今諸葛恪困新城且未可與戰吳兵遠來人多糧少糧盡自走矣（與司馬一之料蜀兵彷彿相似）待其將走然後擊之必得全勝但恐蜀兵犯境不可不防師然其言遂令司馬昭引一軍助郭淮防姜維毌丘儉胡遵拒住吳兵却說諸葛恪連月攻打新城不下下令衆將併力攻城怠慢者立斬於是諸將奮力攻打城東北角將陷張特在城中定下一計乃令一舌辯之士齎奉册籍赴吳寨見諸葛恪告曰魏國之法若敵人困城守城將堅守一百日而無救兵至然後出城降敵者家族不坐罪今將軍圍城已九十餘日望乞再容數日某主將盡率軍民出城投降今先具册籍呈上（曹洪之守潼關曹操限之以十日吳兵之攻皖城呂蒙限之以半日）

未聞有百日之糾也恪深信之收了軍馬遂不打城了騙信原來張特用緩兵之計哄退吳兵遂折城中房屋於破城處補修完備乃登城大罵曰吾城中尚有半年之糧豈肯降吳狗乎儘戰無妨諸葛恪着了道兒可爲受騙者之戒恪大怒催兵打城城上亂箭射下恪額上正中一箭翻身落馬諸將救起還寨金瘡舉發衆軍皆無戰心又因天氣亢炎回想雪天劫寨時寒暑一更矣軍士多病恪金瘡稍可欲催兵攻城營吏告曰人人皆病安能戰乎恪大怒曰再說病者斬之衆軍聞知逃者無數忽報都督蔡林引本部軍投魏去了恪大驚自乘馬遍視各營果見軍士面色黃腫各帶病容遂勒兵還吳早有細作報知毌丘儉儉盡起大兵隨後掩殺吳兵大敗而歸一勝不止至於敗而後已是畫蛇添足矣恪甚慚愧託病不朝吳主孫亮自幸其宅問安文武官僚皆來拜見恪恐人議論先搜求衆官將過失輕則發遣邊方重則斬首示衆恪有一死之道一於是內外官僚無不悚懼又令心腹將張約朱恩管御林軍以爲牙爪恪有一死之道二却說孫峻字子

造乃孫堅弟孫靜曾孫孫恭之子也孫權存日甚愛之命掌御林軍馬今聞諸葛恪令張約朱恩二人掌御林軍奪其權心中大怒太常卿滕胤素與諸葛恪有隙乃乘間說峻曰諸葛恪專權恣虐殺害公卿將有不臣之心公係宗室何不早圖之峻曰我有是心久矣今當即奏天子請旨誅之於是孫峻滕胤入見吳主孫亮密奏其事亮曰朕見此人亦甚恐怖恪有死之道三常欲除之未得其便今卿等果有忠義可密圖之胤曰陛下可設席召恪暗伏武士於壁衣中擲盃為號就席間殺之以絕後患亮從之卻設諸葛恪自兵敗回朝托病居家心神恍惚一日偶出中堂忽見一人穿麻挂孝而入又是一道自氣恪叱問之其人大驚無措恪令拏下拷問其人告曰某因新喪父親入城請僧追薦初見是寺院而入卻不想是太傅之府卻怎生來到此處也宅第化爲寺院今日多有之矣恪怒召守門軍士問之軍士告曰某等數十人皆荷戈把門未嘗暫離並不見一人入來孝子眼中誤見是作怪衆人眼中不見更是作怪恪

大怒盡數斬之是夜愘睡臥不安忽聽得正堂中聲響如霹靂愘自出視之見中梁折爲兩段（棟折榱崩凶莫大焉）愘驚歸寢室忽然一陣陰風起處見所殺披麻人與守門軍士數十人各提頭索命（前是人怪此是鬼怪）愘驚倒在地良久方甦次早洗面聞水甚血臭愘叱侍婢連換數十盆皆臭無異（輕於殺人故有血臭之異）愘正驚疑間忽報天子有使至宣太傅赴宴愘令安排車仗車馬出府有黃犬銜住衣服嚶嚶作聲如哭之狀（君之獒不如臣之獒）愘怒曰犬戲我也叱左右逐去之遂乘車出府（欲牽黃犬出東門不可得也）行不數步見車前一道白虹自地而起如白練沖天而去（又是白虹可見前之所應不止在兵敗也）愘甚驚怪心腹將張約進車前密告曰今日宮中設宴未知好歹主公不可輕入（董卓入朝之時有李肅賺之諸葛恪入朝之時有張約阻之前後相類而相反）愘聽罷便令回車行不到十餘步孫峻滕胤乘馬至車前曰太傅何故便回愘曰吾忽然腹痛不可見天子胤曰朝廷爲太傅軍回不曾面敘故特設宴相召兼議大事太傅雖覺當勉強一行愘從其言

遂同孫峻勝亂入宮張約亦隨入恪見吳主孫亮施禮畢就席而坐亮命進酒恪心疑辭曰病軀不勝盃酌孫峻曰太傅府中常服藥酒可取飲乎恪曰可也遂令從人回府取自製藥酒到恪方纔放心飲之（不飲君之酒而自飲家中之酒以爲懷疑則懷疑極矣以爲不敬則不敬甚矣）酒至數巡吳主孫亮托事先起孫峻下殿脫了長服着短衣內披環甲手提利刀上殿大呼曰天子有詔誅逆賊諸葛恪大驚擲盃於地欲拔劍迎之頭已落地（從前種種災異至此結局）張約見峻斬恪揮刀來迎峻急閃過刀尖傷其左指峻轉身一刀砍中張約右臂武士一齊擁出砍倒張約剁爲肉泥（此亦一黃犬也）孫峻一面令武士收恪家眷一面令人將張約并諸葛恪屍首用蘆蓆包裹以小車載出棄於城南門外石子岡亂塚坑內（可惜聰明人如此結果世之自恃聰明妄自尊大者可不戒哉）却說諸葛恪之妻正在房中心神恍惚動止不寧忽一婢女入房恪妻問曰汝遍身如何血臭其婢忽然反目切齒飛身跳躍頭撞屋梁口中大叫吾乃諸葛恪也被奸賊孫峻謀殺

前已寫過無數災異不想又有此一段在後恪合家老幼驚惶號哭不一時軍馬至圍住府第將恪全家老幼俱縛至市曹斬首前之災異爲恪發之兆後之災異又爲全家皆發之兆時吳大興二年冬十月也昔諸葛瑾存日見恪聰明盡顯於外嘆曰此子非保家之主也知子莫若父○此補前文所未及又魏光祿大夫張緝曾對司馬師曰諸葛恪不久死矣師問其故緝曰威震其主何能久乎宣對負甚刺於昔日光之所以亦族也○此亦補前文所未及至此果中其言卻說孫峻殺了諸葛恪吳主孫亮封峻爲丞相大將軍富春侯總督中外諸軍事自此權柄盡歸孫峻矣且說姜維在成都接得諸葛恪書欲求相助伐魏遙接前文遂入朝奏准後主復起大兵北伐中原正是

一度興師未奏績　兩番討賊欲成功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九回

困司馬漢將奇謀

廢蜀爲魏家果報

姜維一伐中原因夏侯霸之來乘其宗黨之內變也再伐中原因諸葛恪之約乘其隣境之外侵也而前後皆無成功者前則借羌兵爲助而羌兵不至後則羌兵至而羌兵反爲敵所用也夫武侯在日猶有鐵車之助魏武侯死後安能恃羌兵之助劉君以羌兵爲可信孰如南蠻孟獲之可信乎武侯不聞求助於蠻而姜維乃欲求助於羌此姜維之失計者耳

姜維雖失計不得以失計咎姜維也何也生頭山之敗固甚於武侯之失街亭而鐵龍山之圍則不異武侯之算上方谷也亦無如上方谷之燒則水自天來鐵龍山之渴則水從地出街亭之水道絕天不助馬謖以泉鐵龍之水道絕天獨助司馬昭以水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故曰不得以失計爲姜維咎

五月渡瀘之時武侯嘗拜井出泉矣而武侯所拜有數十井司馬昭所拜正是一井而有數十井之用不更奇乎赤壁鏖兵之時武侯嘗借箭曹營矣而武侯借曹操之箭以射曹操有十萬枝姜維借郭淮之箭以射郭淮止是一枝以一箭而勝十萬箭之力不更奇乎讀三國者閱至後幅愈出愈奇誰謂武侯死後無出色驚人之事

郭淮死徐質死而司馬昭不死非天之愛司馬也爲有一段絕妙排塲在後欲借司馬氏演出爲後世亂臣賊子戒耳獻帝有衣帶詔曹芳亦有血詔漢有伏后之見弑魏亦有張后之見弑漢有伏完董承之事泄魏亦有張緝之事泄報報之反何無分毫之或爽耶且前人所爲後人效之必有更甚者曹操未嘗以衣帶詔而廢獻帝司馬師乃以血詔而廢曹芳則已甚矣天之假手於後人以報其前人又必有比前而更快者衣帶詔之泄露甚遲曹芳之血詔泄露甚速則尤

快矣天道好還及其還也又加倍相償讀書至此令人毛髮俱悚甚矣造物者之巧也逆臣之報不待後世之人言之而即令其子孫當日自言之今人以司馬師比曹操而曹芳亦自以其太祖比司馬師今人以董承比張緝而曹芳亦自以其國丈比董承此是現前因果明明告世不必更聽釋氏地獄輪廻之說矣

蜀漢延熙十六年秋將軍姜維起兵二十萬令廖化張翼爲左右先鋒夏侯霸爲參謀張嶷爲運糧使大兵出陽平關伐魏（此是二伐中原）維與夏侯霸商議曰向取雍州不克而還今若再出必又有準備公有何高見霸曰隴上諸郡只有南安錢糧最廣若先取之足可爲本（武侯第一次出兵曾取南安安定天水三郡此詩與前有合）向者不克而還蓋因羌兵不至今可先遣人會羌人於隴右然後進兵出石營從董亭直取南安維大喜曰公言甚妙遂遣郤正爲使賫金珠蜀錦入羌結好羌王羌王迷當得了禮物便起兵五萬令羌將俄何燒戈

爲大先鋒引兵南安來（前番不肯白來今番買他便來甚矣阿堵之有用也）魏左將軍郭淮聞報飛奏洛陽司馬師問諸將曰誰敢去敵蜀兵輔國將軍徐質曰某願往師素知徐質英勇過人心中大喜即令徐質爲先鋒令司馬昭爲大都督領兵往隴西進發軍至董亭正遇姜維兩軍列成陣勢徐質使開山大斧出馬挑戰蜀陣中廖化出迎戰不數合化拖刀敗回張翼縱馬挺鎗而迎戰不數合又敗入陣徐質驅兵掩殺蜀兵大敗（先寫徐質之勇以見姜維之智）退三十餘里司馬昭亦收兵回各自下寨姜維與夏侯霸商議曰徐質勇甚當以何策擒之霸曰來日詐敗以埋伏之計勝之維曰司馬昭乃仲達之子豈不知兵法若見地勢掩映必不肯追（司馬昭收兵之故從姜維口中襯出）吾見魏兵累次斷吾糧道今却用此計誘之可斬徐質矣（此計殊妙）遂喚廖化分付如此如此又喚張翼分付如此如此二人領兵去了一面令軍士於路撒下鐵蒺藜寨外多排鹿角示以久計徐質連日引兵搦戰蜀兵不出哨馬報司馬昭說蜀兵在

鐵籠山後用木牛流馬搬運糧草（木牛流馬又於此一提照應一百二回中事）以爲久計只待羌兵策應昭與徐質曰昔日所以勝蜀者因斷彼糧道也今蜀兵在鐵籠山後運糧汝今夜引兵五千斷其糧道蜀兵自退矣（不出姜維所料）徐質領命初更時分引兵望鐵籠山來果見蜀兵二百餘人驅百餘頭木牛流馬裝載糧草而行魏兵一聲喊起徐質當先攔住蜀兵盡棄糧草而走質分兵一半押送糧草回寨自引兵一半追來追不到十里前面車仗橫截去路質令軍士下馬拆開車仗只見兩邊忽然火起（善學丞相火攻是好徒弟）質急勒馬回走後面山僻窄狹處亦有車仗截路火光迸起質等冒烟突火縱馬而出一聲砲響兩路軍殺出左有廖化右有張翼大殺一陣魏兵大敗徐質奮死隻身而走人馬困乏正奔走間前面一枝兵殺到乃姜維也質大驚無措被維一鎗刺倒坐下馬徐質跌下馬來被衆軍亂刀砍死質所分一半押糧兵亦被夏侯霸所擒盡降其衆霸將魏兵衣甲馬匹令蜀兵穿了就令

騎馬打着魏軍旗號從小路逕奔回魏寨來魏軍見本部兵回開門放入蜀兵就寨中殺出（此處用兵與武侯彷彿）司馬昭大驚慌忙上馬走時前面廖化殺來昭不能前進急退時姜維引兵從小路殺到昭四下無路只得勒兵上鐵籠山據守原來此山只有一條路四下皆險峻難上其上惟有一泉止彀百人之飲此時昭手下有六千人被姜維絕其路口（絕其水道可以奉答前番二城之失）山上泉水不敷人馬枯渴昭仰天長嘆曰吾死於此地矣（讀至此令人拍案一快○上方谷苦於有火鐵籠山苦於無水前後相對）後人有詩曰

妙算姜維不等閒　魏師受困鐵籠間

龎涓始入馬陵道　項羽初圍九里山

主簿王韜曰昔日耿恭受困拜井而得甘泉將軍何不效之昭從其言遂上山頂泉邊再拜而祝曰昭奉詔來退蜀兵若昭合死令甘泉枯竭昭自當刎頸教部軍盡降如壽祿未終願蒼天早賜甘泉以活衆命祝畢泉水

湧出取之不竭因此人馬不死（此天助皆非助魏也看司馬昭所祝但爲自己壽命祝耳更無一語及魏事）却說姜維在山下困住魏兵謂衆將曰昔日丞相在上方谷不曾捉住司馬懿吾深爲恨（照應一百三回中事）今司馬昭必被吾擒矣却說郭淮聽知司馬昭困於鐵籠山上欲提兵來陳泰曰姜維會合羌兵欲先取南安今羌兵已到（羌兵之來右陳泰日中虛爲省筆之法）將軍若撤兵去救羌兵必乘虛襲我後也可先令人詐降羌人於中取事若退了此兵方可救鐵籠之圍郭淮從之遂令陳泰引五千兵逕到羌王寨內解甲而入（不戰而降要是假帶着五千兵來一發是假只好騙羌人却騙魏將不得）泣拜曰郭淮妄自尊大常有殺泰之心故來投降郭淮軍中虛實某俱知之只今夜願引一軍前去刼寨便可成功兵到魏寨自有內應迷當大喜遂令俄何燒戈同陳泰來刼魏寨俄何燒戈教泰降兵在後令泰引羌兵爲前部是夜二更竟到魏寨寨門大開陳泰一騎馬先入俄何燒戈驟馬挺鎗入寨之時只叫得一聲苦連人帶馬跌在陷坑裏陳泰從後面殺來

郭淮從左邊殺來羌兵大亂自相踐踏死者無數生者盡降俄何燒戈自刎而死（此人略勝迷當）郭淮陳泰引兵直殺到羌人寨中迷當大王急出帳上馬時被魏兵生擒活捉來見郭淮淮慌下馬親去其縛用好言撫慰曰朝廷素以公為忠義今何故助蜀人也迷當慚愧伏罪淮乃說迷當曰公今為前部去解鐵籠山之圍退了蜀兵吾奏准天子自有厚賜（郭淮用計亦與司馬一仿佛）迷當從之遂引羌兵在前魏兵在後逕奔鐵籠山（維欲用羌人羌人反為淮所用借戰）時値二更先令人報知姜維維大喜教請入相見魏兵多半雜在羌人部中行到蜀寨前維令大兵在寨外屯扎迷當引百餘人到中軍帳前姜維夏侯霸二人出迎魏將不等迷當開言就從背後殺將起來維大驚急上馬而走羌魏之兵一齊殺入蜀兵四紛五落各自逃生（讀至此拍案一嘆）維手無器械腰間止有一副弓箭走得慌忙箭皆落了只有空壺維望山中而走（讀者為姜維捏一把汗）背後郭淮引兵趕來見維手無寸鐵乃驟馬挺鎗追之看看至近

維虛扯弓絃連響十餘次淮連躲數番不見箭到知維無箭乃挂住鋼鎗拈弓搭箭射之(又爲姜維攄一把汗)維急閃過順手接了就扣住弓絃上待淮追近望面門上儘力射去淮應絃落馬(得此一箭稍快人意)維勒回馬來殺郭淮魏軍驟至維下手不及只掣得淮鎗而去魏兵不敢追趕急救淮歸寨拔出箭頭血流不止而死司馬昭下山引兵追趕半途而回夏侯霸隨後逃至與姜維一齊奔走維折了許多人馬一路收劄不住自回漢中雖然兵敗却射死郭淮殺死徐質挫動魏國之威將功補罪(以上按下蜀漢專叙魏国)却說司馬昭犒勞羌兵發遣歸国去訖班師還洛陽與兄司馬師專制朝權羣臣莫敢不服魏主曹芳每見師入朝戰慄不已如針刺背(令人追想獻帝見曹操時)一日芳設朝見師挂劍上殿慌忙下榻迎之師笑曰豈有君迎臣之禮也請陛下穩便須臾羣臣奏事司馬師俱自剖斷並不啟奏魏主少時朝退師昂然下殿乘車出內前遮後擁不下數千人馬(寫得司馬師声勢依然曹操当年)芳退入後殿顧左

右止有三人，乃太常夏侯玄、中書令李豐（李豐有二：一李嚴之子，亦名豐，乃蜀之李豐也；今此李豐則魏之李豐），光祿大夫張緝。緝乃張皇后之父，曹芳之皇丈也（令人追念伏完）。芳叱退近侍，同三人至密室商議。芳執張緝之手而哭曰：「司馬師視朕如小兒，覷百官如草芥，社稷早晚必歸此人矣！」言訖大哭（令人追念獻帝哭董承之語）。李豐奏曰：「陛下勿憂。臣雖不才，願以陛下之明詔，聚四方之英傑，以剿此賊。」夏侯玄奏曰：「臣兄夏侯霸降蜀，因懼司馬兄弟謀害故耳（照應一百七卷中事）。今若剿除此賊，臣兄必回也。臣乃國家舊戚，安敢坐視奸賊亂國？願同奉詔討之。」芳曰：「但恐不能耳。」三人哭奏曰：「臣等誓當同心討賊，以報陛下！」（令人追念馬騰等誓詞）芳脫下龍鳳汗衫，咬破指尖，寫了血詔，授與張緝（令人追念獻帝賜衣帶詔時），乃囑曰：「朕祖武皇帝誅董承，蓋為機事不密也（如此報應，妙在他子孫自說出來）。卿等須謹細，勿泄於外。」豐曰：「陛下何出此不利之言？臣等非董承之比，司馬師安比武祖也？（曹芳以武祖比師，便為司馬）陛下勿疑。」三人辭出，至東華門左側，正見司馬師帶劍而

來從者數人皆持兵器三人立於道旁（令人追叅董承遇曹操將）師問曰汝三人退朝何遲李意豊曰聖上在內庭觀書我三人侍讀故耳師曰所看何書（乃看漢史衣帯詐故事）豊曰乃夏商周三伐之書也師曰上見此書問何故事豊曰天子所問伊尹扶商周公攝政之事我等皆奏曰今司馬大將軍乃伊尹周公也（不欲李伊尹周公却欲李舜禹受禪耳）師冷笑曰汝等豈將吾比伊尹周公其心實指吾為王莽董卓（何不竟說曹操）三人皆曰我等豈將軍門下之人安敢如此師大怒曰汝等乃口諛之人適聞典天子在密室中所哭何事（曹芳左右都楚司馬氏心腹都於司馬師口中見之）三人曰實無此狀師叱曰汝三人淚眼尚紅（筆有在後文追桼前文者此類是他）如何抵賴夏侯玄知事已泄乃厲聲大罵曰吾等所哭者為汝威震其主將謀篡逆耳師大怒此武士捉夏侯玄玄揎拳裸褚逕擊司馬師（不是斷打的事）却被武士擒住師令將各人搜檢於張緝身畔搜出一龍鳳汗衫上有血字（此董承事又泄漏得快）左右呈與司馬師師視之乃密詔也詔曰

司馬師兄弟共持大權將圖篡逆所行詔制皆非朕意各部官兵將士可同仗忠義討滅賊臣匡扶社稷功成之日重加爵賞獻帝手詔在董承帶中叙出曹芳手詔在司馬師眼中叙出又自不同司馬師看畢勃然大怒曰原來汝等正欲謀害吾兄弟情理難容遂令將三人腰斬於市滅其三族令人追念董承等七人遇害之時三人罵不絕口比臨東市中牙齒盡被打落各人含糊數罵而死令人追念吉平截指之時師直入後宮魏主曹芳正與皇后商議此事皇后曰內庭耳目頗多倘事泄露必累妾矣令人追念伏后董妃語正言間忽見師入皇后大驚師按劍謂芳曰臣父立陛下為君功德不在周公之下臣事陛下亦與伊尹何別乎曹操自比文王今司馬師自比伊周前後一應今反以恩為仇以功為過欲與二三小臣謀害臣兄弟何也芳曰朕無此心師袖中取出汗衫擲之於地曰此誰人所作耶親筆現在如何抵賴芳魂飛天外魄散九霄戰慄而答曰此皆為他人所逼故也朕豈敢起此心師曰妄誣大

臣作反當加何罪（自然反坐其罪。前何理讀其）芳跪告曰朕合有罪望大將軍恕之（情甘罪責所供是實）師曰陛下請起（陛下二字只之耳忽接請起自有陛下以來未有如此之沒休面者也）國法未可廢也（不當曰國法直當曰家法耳）乃指張皇后曰此是張緝之女理當除之芳大哭求免師不從叱左右將張皇后捉出至東華門內用白練絞死（人追念華歆破壁取伏后時）後人有詩曰

當年伏后出宮門　跣足哀號別至尊
司馬今朝依此例　天教還報在兒孫

次日司馬師大會羣臣曰今主上荒淫無道褻近娼優聽信讒言閉塞賢路其罪甚於漢之昌邑不能主天下吾謹按伊尹霍光之法別立新君以保社稷以安天下如何（此時不學曹操不學曹丕又學董卓矣竟第四卷中事于此又見）眾皆應曰大將軍行伊霍之事所謂應天順人誰敢違命（此時更無丁原袁紹其人）師遂同多官入永寧宮奏聞太后太后曰大將軍欲立何人為君師曰臣觀彭城王曹據聰

明仁孝可以爲天下之主太后曰彭城王乃老身之叔今立爲君我何以當之今有高貴鄉公曹髦乃文皇帝之孫此人溫恭克讓可以立之卿等大臣從長計議一人奏曰太后之言是也便可立之衆視之乃司馬師宗叔司馬孚也師遂遣使往元城召高貴鄉公〔據幼而髦長故師利于立幼因孚之言勉從之耳〕請太后升太極殿召芳責之曰汝荒淫無度褻近娼優不可承天下當納了璽綬復齊王之爵目下起程非宣召不許入城芳泣拜太后納了國寶乘王車大哭而去只有數員忠義之臣含淚而送後人有詩曰

昔日曹瞞相漢時　欺他寡婦與孤兒
誰知四十餘年後　寡婦孤兒亦被欺

却說高貴鄉公曹髦字彥士魏文帝之孫東海定王霖之子也〔比曹芳又竟來歷明白司〕當日司馬師以太后命宣至文武官僚備鑾駕於西掖門外拜迎髦慌作答禮太尉王肅曰主上不當答禮髦曰吾亦人臣也安得不答禮乎文

武扶髦上輦入宮髦辭曰太后詔命不知爲何吾安敢乘輦而入遂步行
至太極東堂司馬師迎着髦元下拜（此時曹髦何其謙于後文仗手劍出宮只爲更耐不得耳）師急扶
起問候已畢引見太后太后曰吾見汝年幼時有帝王之相汝今可爲天
下之主務須恭儉節用布德施仁勿辱先帝也髦再三謙辭師令文武請
髦出太極殿是日立爲新君改嘉平六年爲正元元年大赦天下假大將
軍司馬師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帶劍上殿（與曹無異）官文武百官各有封
賜正元二年春正月有細作飛報說鎮東將軍毋丘立揚州刺史文欽以
廢主爲名起兵前來司馬師大驚正是

漢臣曾有勤王志　魏將還興討賊師

未知如何迎敵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十回

文鴦單騎退雄兵

姜維背水破大敵

今人讀董卓之廢漢帝未有不怒者也讀司馬師之廢魏主未有不喜者也今人讀曹操之弒伏后未有不怒者也讀司馬師之弒張后未有不喜者也何也爲曹氏之報宜爾也雖然弒后廢帝不可以訓操爲漢賊師亦爲魏賊爲漢臣者當爲漢討賊爲魏臣者安得不爲魏討賊乎故毋丘儉之揮淚文欽之起兵文鴦之力戰作史者皆特書以予之

魏之偪漢即以司馬氏之偪魏者報之矣昔司馬氏之偪魏豈得獨無報乎曰有報報之以金墉之禍報之以青衣之辱報之以犧牛之易報之以劉宋之篡也然司馬昭有後司馬師無後有後則報之於子孫無後則當報之於其身而司馬師獨以病終將奈何曰眼珠迸出亦可以當顱鐵也已

姜維三伐中原在曹芳既廢司馬師既死之後夫師既死則有隙可乘芳既廢則亦有賊可討也然維之心自為漢討賊初非為魏討賊也而以討漢賊為念亦不妨借討魏賊以為名者何哉蓋人方欲討司馬我結從其討司馬之名而天方文討曹則我自行我討曹之志耳

背水之陣徐晃以之拒漢而不勝武侯以之拒曹而勝姜維用之則視前而為三矣疑兵之伏武侯一以之退曹操於漢中一以之退司馬一於祁山鄧艾用之則亦視前而為三矣此用彼法彼用此法或不皆得或皆得各各不同讀之不厭其複

却說魏正元二年正月揚州刺史鎮東將軍領淮南軍馬毋丘儉字仲閭河南聞喜人也（以其能討賊故存其官并書其姓書其字）聞司馬師擅行廢立之事心中憤怒長子毋丘甸曰父親官居方面司馬師專權主國家有累卵之危安可晏

然首肯（與馬騰父子相同）儉曰吾兒之言是也遂請刺史文欽商議欽乃曹爽門下客（為後尹大目追趕一段仇線）當日聞儉相請即來拜謁儉邀入後堂禮畢說話間儉流淚不止欽問其故儉曰司馬師專權廢主天地反覆安得不傷心乎（前董承與馬騰謀都用反挑今毋丘儉與文欽語只是直說）欽曰都督鎮守方面若肯仗義討賊欽願捨死相助欽中子文俶小字阿鴦有萬夫不當之勇常欲殺司馬師兄弟與曹爽報讐今可令為先鋒（又是一箇郎子不減馬超）見儉大喜即時酹酒為誓二人詐稱太后有密詔令淮南大小官兵將士皆入壽春城立一壇於西宰白馬歃血為盟宣言司馬師大逆不道今奉太后密詔令盡起淮南軍馬仗義討賊（與曹操矯詔討董卓時相似）眾皆悅服儉提六萬兵屯於項城文欽領兵二萬在外為遊兵往來接應儉移檄諸郡令各起兵相助却說司馬師左眼肉瘤不時痛痒（瘤者身之贅肉也師之視君亦如此矣）乃命醫官割之以藥封閉連日在府養病忽聞淮南告急乃請太尉王肅商議肅曰昔關雲長威震華夏孫權令

呂蒙襲取荊州撫恤將士家屬因此關公軍勢瓦解（七十五卷中事於此一提）今淮南將士家屬皆在中原可急撫恤更以兵斷其歸路必有土崩之勢矣師曰公言極善但吾新割目瘤不能自往若使他人心又不穩時中書侍郎鍾會在側（此處鍾會出現）進言曰淮楚兵強其鋒甚銳若遣人領兵去也多是不利倘有疎虞則大事廢矣師蹶然起曰非吾自往不可破賊遂留弟司馬昭守洛陽總攝朝政師乘軟輿帶病東行令鎮東將軍諸葛誕總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取壽春又令征東將軍胡遵領青州諸軍出譙宋之地絕其歸路又遣豫州刺史監軍王基領前部兵先取鎮南之地師領大軍屯於襄陽聚文武於帳下商議光祿勳鄭褒曰毌丘儉好謀而無斷文欽有勇而無智今大將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氣正盛不可輕敵只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此亞夫之長策也（一箇說守）監軍王基曰不可淮南之反非軍民思亂也皆因毌丘儉勢力所逼不得已而從之若大軍一臨必然瓦解（一箇說戰）

師曰此言甚妙遂進兵於㶏水之上中軍屯於㶏橋基曰南頓極好屯兵可提兵星夜取之若遲則毋丘儉必先至矣不惟要戰又要速戰師遂令王基前部兵來南頓城下寨却說毋丘儉在項城聞知司馬師自來乃聚衆商議先鋒葛雍曰南頓之地依山傍水極好屯兵若魏兵先占難以驅遣可速取之葛雍一料已爲王基一料儉然其言起兵投南頓來正行之間前面流星馬報說南頓已有人馬下寨儉不信自到軍前視之果然旌旗遍野營寨齊整儉回到軍中無計可施忽哨馬飛報東吳孫峻提兵渡江襲壽春來了孫峻之來却湊虛寫儉大驚曰壽春若失吾歸何處是夜退兵於項城司馬師見毋丘儉軍退聚多官商議尚書傅嘏曰今儉兵退者憂吳人襲壽春也必回項城分兵拒守將軍可令一軍取樂嘉城一軍取項城一軍取壽春則淮南之卒必退矣兗州刺史鄧艾足智多謀收在傅嘏口中傳鄧艾若領兵逕取樂嘉更以重兵應之破賊不難也師從之急遣使持檄文教鄧艾起兗州之兵破樂嘉

城師隨後引兵到彼會合郝說毋丘儉在項城不時差人去樂嘉城哨探只恐有兵來請文欽到營其議欽曰都督勿憂我與拙子文鴦只消五千兵敢保樂嘉城儉大喜欽父子引五千兵投樂嘉來前軍報說樂嘉城西皆是魏兵約有萬餘遙望中軍白旄黃鉞皂蓋朱旛簇擁虎帳內竪立一面錦繡帥字旗此必司馬師也師若師也安立營寨尚未完備時文鴦懸鞭立於父側聞知此語乃告父曰趁彼營寨未成可分兵兩路左右擊之可全勝也欽曰何時可去鴦曰今夜黃昏父引二千五百兵從城南殺來兒引二千五百兵從城北殺來三更時分要在魏寨會合此之謂父子兵欽從之當晚分兵兩路且說文鴦年方十八歲身長八尺全粧慣甲腰懸銅鞭綽鎗上馬遙望魏寨而進是夜司馬師兵到樂嘉立下營寨等鄧艾未至師為眼下新割肉瘤瘡口疼痛臥於帳中令數百甲士環立護衛三更時分忽然寨內喊聲大震人馬大乱師急問之人報曰一軍從寨北斬圍直入為首

一將勇不可當（文鴦之來先在衆將眼中司馬師耳中虛寫）師大驚心如火烈眼珠從肉瘤瘡口內迸出（想其怒目視曹芳之時當受此報）血流遍地疼痛難當又恐有亂軍心只咬被頭而忍彼皆咬爛（何便宜做逆賊）有原來文鴦軍馬先到一擁而進在寨中左衝右突所到之處人不敢當有相拒者鎗搠鞭打無不被殺（此處方實寫文鴦）鴦只望父到以爲外應並不見來數番殺到中軍皆被弓弩射回鴦直殺到天明只聽得北邊鼓角喧天（鄧艾之來先在文鴦耳中衆軍眼中虛寫）鴦回顧從者曰父親不在南面爲應却從北至何也（妙在不知是鄧艾）鴦縱馬看時只見一軍行如猛風爲首一將乃鄧艾也躍馬橫刀大呼曰反賊休走（此處方寫見鄧艾）鴦大怒挺鎗迎之戰有五十合不分勝敗（寫文鴦寫鄧艾）又正鬭間魏兵大進前後夾攻鴦部下兵各自逃散只文鴦單人獨馬衝開魏兵望南而走背後數百員將抖擻精神驟馬追來將至樂嘉橋邊看看趕上鴦忽然勒回馬大喝一聲直衝入魏將陣中來銅鞭起處紛紛落馬各各倒退鴦復緩緩而行（寫文鴦如

魏將聚在一處商議曰此人尚敢退我等之衆可併力追之於是魏將

百員復來追趕鴦勃然大怒曰鼠輩何不惜命也提鞭撥馬殺入魏將叢

中用鞭打死數人復回馬緩轡而行文鴦之勇直與常山趙雲彷彿相似魏將連追四五番

皆被文鴦一人殺退絕敘一筆省句後人有詩曰

長坂當年獨拒曹　子龍從此顯英豪

樂嘉城內爭鋒處　又是文鴦膽氣高

原來文欽被山路崎嶇迷入谷中行了半夜比及尋路而出天色已曉文

鴦人馬不知所向只見魏兵大勝欽不戰而退老子殊甚乜魏兵乘勢追殺欽

引兵望壽春而走卻說魏殿中校尉尹大目乃曹爽心腹之人因爽被司

馬懿謀殺故事司馬師照應一百七回中事常有殺師報爽之心又素與文欽交厚

今見師眼瘤突出不能動止乃入帳告曰文欽本無反心今被毋丘儉逼

迫以致如此某去說之必然來降此是賺司馬師語師從之大目頂盔擐甲乘馬

來趕文欽看看趕上乃高聲大叫曰文刺史見尹大目麼欽回頭視之大目除盔放於鞍轎之前以鞭指曰文刺史何不忍耐數日也此是大目知師將亡故來留欽欽不解其意厲聲大罵便欲開弓射之（文欽如此粗無細幹得甚事）大目大哭而回文欽收聚人馬奔壽春時已被諸葛誕引兵取了欲復回項城時胡遵王基鄧艾三路兵皆到欽見勢危遂投東吳孫峻去了（文欽之投吳如夏侯霸之投蜀）却說毋丘儉在項城內聽知壽春已失文欽勢敗城外三路兵到儉遂盡徹城中之兵出戰正與鄧艾相迎儉令葛雍出馬與艾交鋒不一合被艾一刀斬之引兵殺過陣來毋丘儉死戰相拒江淮兵大亂胡遵王基引兵四面夾攻毋丘儉敵不住引十餘騎奪路而走前至慎縣城下縣令宋白開門接入設席待之儉大醉被宋白令人殺了將頭獻與魏兵於是淮南平定（此時文欽去了毋丘儉死了淮文鴦不知下落妙在此處不即敘明留年後文始見）司馬師卧病不起與諸葛誕入帳賜以印綬加為征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路軍馬一面

到前面詰其師曰痛不止每夜只見李豐張緝夏侯玄三人立於榻前曹操臨終見伏完等二十餘人正復相似師心神恍惚自料難保遂令人往洛陽取司馬昭到昭哭拜於床下師遺言曰吾今權重雖欲卸肩不可得也汝繼我為之大事切不可輕託他人自取滅族之禍言訖以印綬付之淚流滿面昭急欲問時大叫一聲眼睛迸出而死兩目俱出此自無天子之報時正元二年二月也於是司馬昭發喪申奏魏主曹髦髦遣使持詔到許昌即命暫留司馬昭屯軍許昌以防東吳昭心中猶豫未決鍾會曰大將軍新亡人心未定將軍若留守於此萬一朝廷有變悔之何及司馬昭之有鍾會猶曹操之有賈詡郭嘉耳昭從之即起兵還屯洛水之南髦聞之大驚太尉王肅奏曰昭既繼其兄掌大權陛下可封爵以安之髦遂命王肅持詔封司馬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昭入朝謝恩畢自此中外大小事情皆歸於昭去一司馬師又來司馬昭以下按下魏事再敘蜀漢○卻說西蜀細作哨知此事作大成都姜維奏後主曰司馬師新亡司馬昭初握

重權必不敢擅離洛陽臣請乘間伐魏以復中原後主從之遂命姜維興師伐魏維到漢中整頓人馬征西大將軍張翼曰蜀地淺狹錢糧淺薄不宜遠征不如據險守分恤軍愛民此乃保國之計也（前文官諫今武臣亦諫）維曰不然昔丞相未出茅廬已定三分天下然且六出祁山以圖中原不幸半途而喪以致功業未成（將前事一提）今吾既受丞相遺命當盡忠報國以繼其志雖死而無恨也（亦學武侯死而後已之語）今魏有隙可乘不就此時伐之更待何時夏侯霸曰將軍之言是也（曹芳既廢夏侯玄既死霸之意在報讐故主於必戰）可將輕騎先出枹罕若得洮西南安則諸郡可定張翼曰向者不克而還皆因軍出甚遲也兵法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若火速進兵使魏人不能隄防必然全勝矣（雖張翼之意不戰則竟不戰欲戰則必速矣）於是姜維引兵百萬望枹罕進發（此是三伐中原）兵至洮水守邊軍士報知雍州刺史王經副將軍陳泰王經先起馬步兵七萬來迎姜維分付張翼如此如此又分付夏侯霸如此如此二人領計去了維乃自

引大軍背洮水列陣（妙所未置之死地而後生也）王經引數曰牙將出而問曰魏與吳蜀已成鼎足之勢汝累次入寇何也維曰司馬師無故廢主隣邦理宜問罪（二句是答此爲魏報讐乃下侯霸之意也）何況讐敵之國乎（一句是主此爲漢報讐乃姜維之意也）經回顧張明花永劉達朱芳四將曰蜀兵背水爲陣敗則皆沒於水矣姜維驍勇汝四將可戰之彼若退動便可追擊四將分左右而出來戰姜維維畧戰數合撥回馬望本陣中便走王經大驅士馬一齊趕來維引兵望洮西而走將次近水大呼將士曰事急矣諸將何不努力（此韓信破趙之計）衆將一齊奮力殺回魏兵大敗張翼夏侯霸抄在魏兵之後分兩路殺來把魏兵困在垓心（方知前分付之計乃此計也）維奮武揚威殺入魏軍之中左衝右突魏兵大亂自相踐踏死者大半逼入洮水者無數斬首萬餘壘屍數里（此番大勝又當得風便轉）王經引敗兵百騎奮力殺出逕往狄道城而走奔入城中閉門保守姜維大獲全功犒軍已畢便欲進兵攻打狄道城張翼諫曰將軍功績已成威聲大

覆可以止矣今若前進倘不如意正如畫蛇添足也維曰不然向者兵敗尚欲進取縱横中原今日洮水一戰魏人膽裂吾料狄道唾手可得汝勿自隳其志也（本欲不勝不止却弄出不敗不止）張翼再三劝諫維不從遂勒兵來取狄道城却說雍州征西將軍陳泰正欲起兵與王經報敗兵之讐忽兗州刺史鄧艾引兵到泰接着禮畢艾曰今奉大將軍之命特來助將軍破敵泰問計於鄧艾艾曰洮水得勝若招羌人之衆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吾兵之大患也今彼不思如此却圖狄道城其城垣堅固急切难攻空勞兵費力耳吾今陳兵於項嶺然後進兵擊之蜀兵必敗矣（寫鄧艾有謀以襯陳泰今自許亦殊不愧）泰曰眞妙論也遂先撥二十隊兵每隊五十人盡帶旌旗鼓角烽火之類日伏夜行去狄道城東南高山深谷之中理伏只待兵來一齊鳴鼓吹角爲應夜則舉火放砲以驚之（此武侯在漢中驚曹操之計）調度已畢專候蜀兵到來於是陳泰鄧艾各引二萬兵相繼而進却說姜維圍住狄道城令兵八面攻之

迎攻數日不下心中鬱悶無計可施是日黃昏時分忽三五次流星馬報說有兩路兵來旗上明書大字一路是征西將軍陳泰一路是兗州刺史鄧艾維大驚遂請夏侯霸商議霸曰吾向嘗爲將軍言鄧艾自幼深明兵法善曉地理（應一百七回語）今領兵到頗爲勁敵維曰彼軍遠來我休容他住腳便可擊之乃留張翼攻城命夏侯霸引兵迎陳泰維自引兵來迎鄧艾行不到五里忽然東南一聲砲響鼓聲震地火光沖天維縱馬看時只見週圍皆是魏兵旗號維大驚曰中鄧艾之計矣遂傳令教夏侯霸張翼各棄狄道而退（鄧艾先声足以奪人非鼓声足以驚姜維因有下侯霸之言爲之先耳）於是蜀兵皆退於漢中維自斷後只聽得背後鼓聲不絕維退入劍閣之時方知火鼓二十餘處皆虛設也維收兵退屯於鍾堤且說後主因姜維有洮西之功降詔封維爲大將軍維受了職上表謝恩畢再議出師伐魏之策正是

成功不必添蛇足　討賊猶思奮虎威

未知此番北伐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十一回

鄧士載智敗姜伯約
諸葛誕義討司馬昭

姜維一伐中原之後間之以丁奉破魏之事二伐中原之後間之以文鴦反魏之事而三伐四伐更無他事以間之者何也牛頭山之戰全乎敗者也鐵籠山之戰初勝而終敗者也洮西之戰則全乎勝者也不全乎勝則士氣沮全乎勝則士氣銳銳則可以及鋒而用焉此四伐之師所以繼三伐而即出與

鄧艾有五必出之說以料蜀姜維亦有五可勝之說以料魏彼此若合符節而料其出則果出料其勝則不必果勝則以維之所料尤爲艾之所料故也故知已而不知彼之亦足以知已則不得謂之知已

知彼而不知彼之亦料我之知彼則不得謂之知彼四伐之敗與一伐等益一伐之役句安陷焉四伐之役張嶷死焉其失固相類也然爲國討賊雖敗猶榮一伐之時未學武侯之自貶四伐之後亦學武侯之自責君子於其敗而哀其遇於其貶而憐其心有毋丘儉之討司馬師於前又有諸葛誕之討司馬昭於後兩人皆魏之忠臣也諸葛兄弟三人分事三國人謂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不知狗亦不易爲矣高帝以功臣比之功狗蒯通曰桀犬吠堯亦自比於狗趙盾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亦自比家將於狗若後世無義之徒正狗之不如耳

司馬昭之攻諸葛誕也賈充勸其挾太后天子以親征此則從前未有之事矣曹操南征北伐豈嘗挾獻帝而俱行乎其挾帝而俱行惟許田射鹿之時則有之至於挾太后而俱行則又何嘗有之乎曹操

所不爲而司馬昭爲之者也我出而天子在內則曹芳之血詔亦曹髦之所欲發也故必挾天子而後可以無恐也又恐天子雖在外而太后在內則太后之詔可請而城門可閉亦未必無曹爽故事也故必挾太后而後可以無恐也凡亂臣賊子欲效前人之所爲往往較前人之心又加危較前人之心又加愼嗟乎人之竊弄威福亦欲安意肆志以自娛樂耳乃防患慮禍岌岌不寧以至於如此人亦何樂而爲亂臣賊子也哉

却說姜維退兵屯於鍾堤魏兵屯於狄道城外王經迎接陳泰鄧艾入城拜謝解圍之事設宴相待大賞三軍泰將鄧艾之功申奏魏主曹髦髦封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羗校尉同陳泰屯兵於雍凉等處鄧艾上表謝恩畢陳泰設席與鄧艾拜賀曰姜維夜遁其力已竭不敢再出矣（先寫陳泰料敵不中以反觀鄧艾之明）艾笑曰吾料蜀兵其必出有五（鄧艾居然料）泰問其故艾曰蜀

兵雖退終有乘勝之勢(知彼之壯)吾兵終有弱敗之實(知己之但)其必出一也蜀兵皆是孔明教演精銳之兵容易凋遣(知彼之利)吾將不時更換軍又訓練不熟(知己之鈍)其必出二也蜀人多以船行(知彼之逸)吾軍皆在旱行(知己之勞)勞逸不同其必出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四處皆是守戰之地蜀人或聲東擊西指南攻北吾兵必須分頭守把(知己之分而小)蜀兵合為一處而來以一分當我四分(知彼之合而大)其必出四也若蜀兵自南安隴西則可取羌人之穀為食若出祁山則有麥可就食(知彼之糧易於我但言知彼而知己在其中)其必出五也陳泰嘆服曰公料敵如神蜀兵何足慮哉於是陳泰與鄧艾結為忘年之交(如程普之服周郎不)艾遂將雍涼等處之兵每日操練各處隘口皆立營寨以防不測(以上一段魏國一邊)

(以下再敘蜀漢一邊)却說姜維在鍾堤大設筵會〻集諸將商議伐魏之事令史大建諫曰將軍屢出未獲全功今日洮西之捷魏人已服威名何故又欲以也萬一不利前功盡棄維曰汝等只知魏国地寬人廣急不可得却不知

功魏若有五可勝（邓艾五必出姜維五可勝彼此若合符節）衆問之維答曰彼洮西一敗挫盡銳氣吾兵雖退不曾損折今若進兵一可勝也（邓艾所言一必出維亦算在第一）吾兵船載而進不致勞困彼兵皆從旱地來迎二可勝也（邓艾所言三必出維却算在第二）吾兵久經訓練之衆彼皆烏合之徒不曾有法度三可勝也（邓艾所言二必出維却算在第三）吾兵自出祁山掠抄秋穀爲食四可勝也（鄧艾所言五必出維却算在第四）彼兵雖各守備軍力分開吾兵一處而去彼安能救五可勝也（邓艾所言四必出維却算在第五）不在此時伐魏更待何日耶夏侯霸曰艾年雖幼而機謀深遠近封爲安西將軍之職必於各處準備非同往日矣（維但能料其兵霸則能料其將）維厲聲曰吾何畏彼哉公等休長他人銳氣滅自己威風吾意已决必先取隴西衆不敢諫維皆領前部令衆將隨後而進於是蜀兵盡離鍾堤殺奔祁山來（此是四伐中原）哨馬報說魏兵已先在祁山立下九箇寨柵維不信引數騎憑高望之果見祁山九寨勢如長蛇首尾相應維回顧左右曰夏侯霸之言信不誣矣此

寨形勢絕妙，止吾師諸葛丞相能之。今觀鄧艾所為，不在吾師之下。（在姜維服）
（中口中寫一鄧艾矣，亦未見其人，但見其營，尚是虛寫。）遂回本寨，喚諸將曰：「魏人既有準備，必知吾
來矣。吾料鄧艾必在此間。（猜得着）汝等可虛張吾旗號，據此谷口下寨；每日
令百餘騎出哨，每出哨一迴，換一番衣甲、旗號，按青黃赤白黑五方旗幟
（示兵之多以疑之）吾卻提大兵偷出董亭，逕襲南安去也。」（亦是好算）遂令鮑素屯於祁
山谷口。維盡率大兵，望南安進發。卻說鄧艾知蜀兵出祁山，早與陳泰下
寨準備。見蜀兵連日不來搦戰，一日五番哨馬出寨，或十里十五里而回。
艾憑高望畢，慌入帳與陳泰曰：「姜維不在此間，（一箇說鄧艾必在此間，果亦在此間；一箇說姜維不
在此間，果亦不在此間。兩箇猜得都是大對手拳頭。）必取董亭襲南安去了。（料得如此）出寨哨馬只是這
幾匹，更換衣甲往來哨探，其馬皆困乏，主將必無能者。陳將軍可引一軍
攻之，其寨可破也。破了寨柵，便引兵襲董亭之路，先斷姜維之後。（先破前寨，卻斷
後路，算出陳泰兩路兵來。）吾當先引一軍救南安，逕取武城山。若先占此山頭，姜維必

取上邽上邽有一谷名曰段谷地狹山險正好埋伏彼來爭武城山時吾先伏兩軍於段谷破維必矣（先到武城却伏段谷又筭出自己兩路兵來）奏曰吾守隴西二三十年未嘗如此明察地理公之所言真神算也公可速去吾自攻此處寨柵於是鄧艾引軍星夜倍道而行逕到武城山下寨已畢蜀兵未到即令子鄧忠（鄧忠於此出現）與帳前校尉師纂各引五千兵先去段谷口埋伏如此如此而行二人受計而去艾令偃旗息鼓以待蜀兵却說姜維從董亭望南安而來至武城山前謂夏侯霸曰近南安有一山名武城山若先得了可奪南安之勢只恐鄧艾多謀必先隄防（你猜着我我猜着你你好看殺人）正疑慮間忽然山上一聲砲響喊聲大震鼓角齊鳴旌旗遍豎皆是魏兵中央風飄起一黃旗大書鄧艾字樣（又未見其人先見其旗又只在姜維眼中虛寫）蜀兵大驚山上數處精兵殺下勢不可當前軍大敗維急率中軍人馬去救時魏兵已退（惡甚）維直來武城山下搦鄧艾戰山上魏兵並不下來（惡甚但聞其聲不見其人）維令軍士辱罵至晚方

欲退軍山上鼓角齊鳴郤又不見魏兵下來（惡甚又但聞其声不見其人）維欲上山衝
殺山上砲石甚嚴不能得進守至三更欲回山上鼓角又鳴（惡甚又但聞其声不見其
人）維移兵下山屯劄比及令軍搬運木石方欲竪立爲寨山上鼓角又來
魏兵驟至（三番不下來此処相突如其來）蜀兵大乱自相踐踏退回舊寨次日姜維令軍
士運糧草車仗至武城山穿連排定欲立起寨柵以爲屯兵之計是夜三
更鄧艾令五百人各執火把分兩路下山（三番不下來此如又突如其來）放火燒車仗兩
兵混殺了一夜營寨又立不成維復引兵退再與夏侯霸商議曰南安未
得不如先取上邽上邽乃南安屯糧之所若得上邽南安自危矣（姜維亦料到此
但先为邓艾料去了畢竟邓艾是先猜先着）遂留霸屯於武城山維盡引精兵猛將逕取上邽
行了一宿將及天明見山勢狹峻道路崎嶇乃問鄉道官曰此處何名答
曰段谷維大驚曰其名不美段谷者斷谷也倘有人斷其谷口如之奈何
（讀書至此令人一嚇茂为落凤坡曾口川之續矣）正躊躇未決忽前軍來報山後塵頭大起必有

伏兵維急令退兵師纂鄧忠兩軍殺出維且戰且走前面喊聲大震鄧艾
引兵殺到三路夾攻蜀兵大敗幸得夏侯霸引兵殺到魏兵方退救了姜
維欲再往祁山霸曰祁山寨已被陳泰打破鮑素身亡全寨人馬皆退回
漢中去了（陳泰打寨在夏侯霸口中虛寫省筆之法）維不敢取董亭急投山僻小路而回後面
鄧艾急追維令諸軍前進自為斷後正行之間忽然山中一軍突出乃魏
將陳泰也魏兵一聲喊起將姜維困於垓心維人馬困乏左衝右突不能
得出盪寇將軍張嶷聞姜維受困引數百騎殺入重圍維因乘勢殺出嶷
被魏兵亂箭射死維得脫重圍復回漢中因感張嶷忠勇歿於王事乃表
贈其子孫于是蜀中將士多有陣亡者皆归罪于姜維維照武侯街亭舊
例乃上表自貶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抄曰文章只是不如原稿以上按下蜀漢一边以下再叙魏国一边）
却說邓艾見蜀兵退盡乃典陳太設宴相賀大賞三軍太表邓艾之功司
馬昭遣使詩節加艾官爵賜印綬并封其子鄧忠為亭侯時魏主曹髦改

正元三年爲甘露元年司馬昭自爲天下兵馬大都督出入常令三千鐵甲驍將前後簇擁以爲護衛（宛太董卓變相宛太曹操後身）一應事務不奏朝廷就於相府裁處自此常懷篡逆之心有一心腹人姓賈名充字公閭乃故建威將軍賈逵之子爲昭府下長史充語昭曰今主公掌握大權四方人心必然未安且當暗訪然後徐圖大事昭曰吾正欲如此汝可爲我東行只推慰勞出征軍士爲名以探消息賈充領命逕到淮南入見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誕字公休乃瑯琊南陽人即武侯之族弟也（兄弟三人分事三國亦大奇事）向仕于魏因武侯在蜀爲相因此不得重用後武侯身亡誕在魏歷任重職封高平侯總攝兩淮軍馬（補敘諸葛誕前事）當日賈充托名勞軍至淮南見諸葛誕誕設宴待之酒至半酣充以言挑誕曰近來洛陽諸賢皆以主上懦弱不堪爲君司馬大將軍三世輔國功德彌天可以禪代魏統未審鈞意若何誕大怒曰汝乃賈豫州之子世食魏祿安敢出此亂言（寫得諸葛誕義形于辭不愧武侯族弟）充

謝曰某以外人之言告公耳誕曰朝廷有難吾當以死報之說得凛凛烈烈充默

然次日辭归見司馬昭細言其事昭大怒曰鼠輩安敢如此充曰誕在淮

南深得人心又在賈充口中補寫諸葛誕平日久必為患可速除之昭遂暗發密書與揚

州刺史樂綝一面遣使齎詔徵誕為司空誕得了詔書已知是賈充告變

遂捉來使拷問使者曰此事樂綝知之誕曰他如何得知使者曰司馬將

軍已令人到揚州送密書與樂綝矣使者口中泄漏挑密妙在要言不煩誕大怒叱左右斬

了來使遂起部下兵千人殺奔揚州來將至南門城門已閉吊橋已起誕

在城下叫門城上並無一人回答誕大怒曰樂綝匹夫安敢如此遂令將

士打城手下十餘驍騎下馬渡濠飛身上城殺散軍士大開城門於是諸

葛誕引兵入城乘風放火殺至綝家綝慌上樓避之誕提劍上樓大喝曰

汝父樂進昔日受魏國大恩不思報本反欲順司馬昭耶樂進為曹操名將于此提照出來

綝未及回言為誕所殺一面具表數司馬昭之罪使人申奏洛陽申罪敵情

毋丘儉兒更是劣匕一兩人聚兩淮屯田戶口十餘萬并楊州新降兵四萬餘人積草屯糧準備進兵又令長史吳綱送子諸葛靚入吳爲質求援務要合兵誅討司馬昭志自可取不必以成敗論之此時東吳丞相孫峻病亡從弟孫綝輔政綝字子通爲人強暴殺大司馬滕胤將軍呂據王惇等順筆帶敘吳事○殺朱葛恪用詳敘殺此三人用畧敘省筆之法因此權柄皆歸於綝吳主孫亮雖然聰明無可奈何爲後文孫綝廢亮張本於是吳綱將諸葛靚至石頭城入拜孫綝綝問其故綱曰諸葛誕乃蜀漢諸葛武侯之族弟也不說朱葛瑾之弟而獨說武侯者因孫峻殺朱葛瑾之子故也有斟酌向事魏國今見司馬昭欺君罔上廢主弄權欲興師討之而力不及故特來歸降誠恐無憑專送親子諸葛靚爲質伏望發兵相助綝從其請便遣大將全懌全端爲主將于詮爲合後朱異唐咨爲先鋒文欽爲鄉導起兵七萬分三隊而進吳綱回壽春報知諸葛誕誕大喜遂陳兵準備卻說諸葛誕表文到洛陽司馬昭見了大怒欲自往討之賈充諫曰主公乘父兄之基業恩

德未及四海今棄天子而去若一朝有變悔之何及不如奏請太后及天
子一同出征可保無虞曹髦但挾天子耳賈充又教司馬昭挾太后愈出愈奇　昭喜曰此言正合吾
意遂入奏太后曰諸葛誕謀反臣與文武官僚計議停當請太后同天子
御駕親征以繼先帝之遺意孫綝將朱葛誕兒子作當頭司馬昭都將太后天子帶在軍中作當頭　太后畏
懼只得從之次日昭請魏主曹髦起程髦曰大將軍都督天下軍馬任從
調遣何必朕自行也昭曰不然昔日武祖縱橫四海文帝明帝有包括宇
宙之志併吞八荒之心凡遇大敵必須自行然未聞奉母氏以行也　陛下正宜追配
先君掃清故孽何自畏也髦畏威權只得從之昭遂下詔盡起兩都之兵
二十六萬命征南將軍王基爲正先鋒安東將軍陳騫爲副先鋒監軍石
苞爲左軍兗州刺史周泰爲右軍保護車駕浩浩蕩蕩殺奔淮南而來東
吳先鋒朱異引兵迎敵兩軍對圓魏軍中王基出馬朱異來迎戰不三合
朱異敗走唐咨出馬戰不三合亦大敗而走王基驅兵掩殺吳兵大敗退

五十里下寨報入壽春城中諸葛誕自引本部銳兵會合文欽并二子文鴦文虎（文鴦爲前卷不知下落此處却與文欽會在一處）雄兵數萬來敵司馬昭正是

方見吳兵銳氣墮　又看魏將勁兵來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十二回

救壽春于詮死節
取長城伯約鏖兵

諸葛恪之進兵於新城魏無釁之可窺若孫綝之進兵於壽春則乘魏之釁而動矣毋丘儉之討司馬師猶懼吳之襲其後若諸葛誕之討司馬昭則吳且爲之援矣綝之事易於恪誕之事易於儉而迄無成功者是綝之才不如恪誕之才亦不如儉也然吳有不降賊之將則子詮一人爲忠臣魏有不降賊之兵則諸葛誕數百人皆義士君

子請吳之一人可以愧吳之衆人而誕之數百人愈以重誕之一人云

威克厥愛爲將之道固然而用法太嚴御人太酷又必敗之理也朱異不殺則吳將不至離心文欽不誅則魏將不至解體讀書至此可爲嚴酷者之戒

曹操築土城於潼關之西地高而無水患司馬昭築土城於淮水之南城卑而有水患無水患則城難墮有水患則城易墮也而天雨不降淮水不發與壽春相拒數月而曾不得上方谷一日之雨以淮河之勢而曾不及鐵籠山一井之漲溢此實天意豈人事哉此譙周讐國論之所以作也

譙周讐国論不過以成敗利鈍爲言耳其不作於武侯伐魏之時而作於姜維伐魏之時者蓋武侯非所逆睹一語已足以破之矣吏人

盡明若孰竭愚忠使人盡知天孰盡人事故後世人臣有報國之志者願讀出師表不願讀讎國論

閱魏之釁而起閱吳之敗而止此姜維五伐中原之師所以一出而旋返前於三伐四伐之時魏軍中早有一鄧艾爲之設謀爲之畫策而維與艾尚未識面直至此卷而又先見其子後見其父及既見之後而又畧戰而退未及大決雌雄其事之紆徐文之曲折如此讀書至此又樂得而觀其後矣

却說司馬昭聞諸葛誕會合吳兵前來決戰乃召散騎長史裴秀黃門侍郎鍾會商議破敵之策鍾會曰吳兵之助諸葛誕實爲利也以利誘之則必勝矣（利與義相對不爲義則必爲利爲魏討賊者義也會與吳人爲爲利則誕之義可知矣）昭從其言遂令石苞州泰先引兩軍於石頭城埋伏王基陳騫領精兵在後却令偏將成倅引兵數萬先去誘敵又令陳俊引車仗牛馬驢騾裝載賞軍之物四面聚集

於陣中如敵來則棄之是日諸葛誕令吳將朱異在左文欽在右見魏陣中人馬不整誕乃大驅士馬逕進成倅退走誕驅兵掩殺見牛馬驢騾遍滿郊野南兵爭取無心戀戰此曹操破文醜之計其解渭橋之危亦以此忽然一聲砲響兩路兵殺出左有石苞右有周太誕大驚急欲退時王基陳騫引精兵殺到誕兵大敗司馬昭又引兵接應誕引敗兵奔入壽春閉門堅守昭令兵四面圍困併力攻城時吳兵退屯安豐魏主車駕駐於項城鍾會曰今諸葛誕雖敗壽春城中糧草尚多更有吳兵屯安豐以爲犄角之勢今吾兵四面攻圍彼緩則堅守急則死戰吳兵或乘勢夾攻吾軍無益不如三面攻之留南門大路容賊自走走而擊之可全勝也先算諸葛誕吳兵遠來糧必不繼我引輕騎抄在其後可不戰而自破矣次算吳兵昭撫會背曰君眞吾之子房也曹操以荀彧爲子房昭又以鍾會爲子房前後遙遙相應遂令王基撤退南門之兵却說吳兵屯於安豐孫綝喚朱異責之曰量一壽春城不能救安可併吞中原如再不勝必

斬（一味好殺安能成功）朱異乃回本寨商議于詮曰今壽春南門不圍某願領一軍從南門入去助諸葛誕守城將軍與魏兵挑戰我却從城中殺出兩路夾攻魏兵可破矣（此計亦妙在城中增兵則糧愈少耳）異然其言於是全懌全端文欽等皆願入城遂同于詮引兵一萬從南門而入城（本欲虛一門以待誕之走不想吳兵反從此而入出於意外）魏兵不得將令未敢輕敵任吳兵入城乃報知司馬昭昭曰此欲與朱異內外夾攻以破我軍也乃召王基陳騫分付曰汝可引五千兵截斷朱異來路從背後擊之（于詮所算又早被司馬昭所算）二人領命而去朱異正引兵來忽背後喊聲大震左有王基右有陳騫兩路軍殺來吳兵大敗朱異回見孫綝綝大怒曰累敗之將要汝何用叱武士推出斬之（一味好殺安能成功）又責全端子全褘曰若退不得魏兵汝父子休來見我（是驅之降魏）於是孫綝自回建業去了鍾會與昭曰今孫綝退去外無救兵城可圍矣昭從之遂催軍攻圍全褘引兵欲入壽春見魏兵勢大尋思進退無路遂降司馬昭（勢所必然）昭加褘爲

偏將軍一（以殺人之以賞招之）禕感昭恩德乃修家書與從全端叔全懌言孫綝不仁不若降魏將書射入城中懌得禕書遂與端引數千人開門出降諸葛誕在城中憂悶謀士蔣班焦彝進言曰城中糧少兵多不能久守可率吳楚之眾與魏兵決一死戰誕大怒曰吾欲守汝欲戰莫非有異心乎再言必斬（與孫綝之令無異）二人仰天長嘆曰誕將亡矣我等不如早降免至一死是夜二更時分蔣焦二人踰城降魏司馬昭重用之（又以賞招之）因此城中雖有敢戰之士不敢言戰誕在城中見魏兵四下築起土城以防淮水只望水泛衝倒土城驅兵擊之不想自秋至冬並無霖雨淮水不泛（豈非天意）城中看看糧盡文欽在小城內與二子堅守見軍士漸漸餓倒只得來告誕曰糧皆盡絕軍士餓損不如將北方之兵盡放出城以省其食（去兵亦所以足食）誕大怒曰汝教我盡去北軍欲謀我耶叱左右推出斬之（又是一箇孫綝）文鴦文虎見父被殺各拔短刀立殺數十人飛身上城一躍而下越濠赴魏寨投降司

馬昭恨文鴦昔日單騎退兵之仇欲斬之（照應一百十回中事）鍾會諫曰罪在文欽今文欽已亡二子勢窮來歸若殺降將是堅城內人之心也昭從之遂召文鴦文虎入帳用好言撫慰賜駿馬錦衣加為偏將軍封關內侯（要殺則竟殺不殺明撫之慰之爵之縻之皆是老瞞手段）二子拜謝上馬遶城大叫曰我二人蒙大將軍赦罪賜爵汝等何不早降城內人聞言皆計議曰文鴦乃司馬昭讐人尚且重用何況我等乎（如什方侯故事）於是皆欲投降諸葛誕聞之大怒黑夜自來巡城以殺為威（又是一箇孫綝如此安得不敗）鍾會知城中人心已變乃入帳告昭曰可乘此時攻城矣昭大喜遂激三軍四面雲集一齊攻打守將曾宣獻了北門放魏兵入城（必至于此）誕知魏兵已入慌引麾下數百人自城中小路突出至吊橋邊正撞着胡奮手起刀落斬誕於馬下數百人皆被縛（必至于此）王基引兵殺到西門正遇吳將于詮基大喝曰何不早降詮大怒曰受命而出為人救難既不能救又降他人義所不為也乃擲盔於地大呼曰人生則在得

死於戰場名幸耳急揮刀死戰三十餘合人馬困乏爲亂軍所殺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于詮有焉後人有詩讚曰

司馬當年圍壽春　降兵無數拜車塵
東吳雖有英雄士　誰及于詮肯殺身

司馬昭入壽春將諸葛誕老小盡皆梟首滅其三族武士將所擒諸葛誕部卒數百人縛至昭曰汝等降否衆皆大叫曰願與諸葛公同死決不降汝有卒如此可不愧朱葛二字昭大怒叱武士盡縛於城外逐一問曰降者免死並無一人言降直殺至盡終無一人降者與張睢陽之事相似昭深加嘆息不已令皆埋之後人有詩讚曰

忠臣矢志不偷生　諸葛公休帳下兵
薤露歌聲應未斷　遺蹤直欲繼田橫

却說吳兵大半降魏裴秀告司馬昭曰吳兵老小盡在東南江淮之地今

兵者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君盡坑之，是不何也。不如放歸江南，以顯中國之寬大。（全之言兵秀天淵宜蜀爲下侯霸之所稱許）昭曰：此妙論也。遂將吳兵盡皆放歸本國。（從來成大事者必能用善言）唐咨因懼孫綝不敢回國，亦來降魏。昭皆重用，令分布三河之地。淮南已平，正欲退兵，忽報西蜀姜維引兵來取長城，邀截糧草。（姜維此來先在司馬昭一邊所得又是一樣筆法）昭大驚，慌與多官計議退兵之策。時蜀漢延熙二十年，改爲景耀元年。姜維在漢中選川將兩員，每日操練人馬：一是蔣舒，一是傅僉。二人頗有膽勇，維甚愛之。忽報淮南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東吳孫綝助之，昭大起兩淮之兵，將魏太后并魏主一同出征去了。（只聽得一半）維大喜曰：吾今番大事濟矣。（吾亦謂然）遂表奏後主，願興兵伐魏。中散大夫譙周聽知，嘆曰：近來朝廷溺於酒色，信任中貴黃皓，（黃皓事借譙周口中敘出）不理國事，只圖歡樂。伯約累欲征伐，不恤軍士，國將危矣。乃作讎國論一篇寄與姜維。維拆封視之，論曰：

或問古往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曰處大國無患者恒多慢處小國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勾踐恤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或曰曩者楚強漢弱約分鴻溝張良以爲民志旣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勾踐之事乎曰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當此之時雖有漢祖安能仗劍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於是豪傑並爭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旣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併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不幸遇難雖有智者不能謀之矣

姜維看畢大怒曰此腐儒之論也擲之於地遂提川兵來取中原又問傳僉曰以公度之可出何地僉曰魏屯糧草皆在長城今可逕取駱谷度沈

鎮直到長城先燒糧草（魏兵處處斷蜀之糧今則是蜀兵取魏之糧反而用之又變一樣文法）然後直取秦川則中原指日可得矣維曰公之見與吾計暗合也即提兵逕取駱谷度沈嶺望長城而來（此是五伐中原）却說長城鎮守將軍司馬望乃司馬昭之族兄也城內糧草甚多人馬却少望聽知蜀兵到急與王眞李鵬二將引兵離城二十里下寨次日蜀兵來到望引二將出陣姜維出馬指望而言曰今司馬昭遷主於軍中必有李傕郭汜之意也（首應第九回中事）吾今奉朝廷明命前來問罪汝當早降若還愚迷全家誅戮望大聲而答曰汝等無禮數犯上國如不早退令汝片甲不歸言未畢望背後王眞挺鎗出馬蜀陣中傅僉出迎戰不十合僉賣個破綻王眞便挺鎗來刺傅僉閃過活捉眞於馬上便回本陣李鵬大怒縱馬輪刀來救僉故意放慢等李鵬將近努力擲眞於地暗掣四楞鐵簡在手鵬趕上舉刀待砍傅僉偷身回顧向李鵬面門只一簡打得眼珠迸出死於馬下（寫傅僉不惟能謀且又能勇）王眞被蜀兵亂鎗刺

說姜維驅兵大進司馬望棄寨入城閉門不出維下令曰軍士今夜且歇一宵以養銳氣來日須要入城次日平明蜀兵爭先大進一擁至城下用火箭火砲打入城中城上草屋一派燒着魏兵自亂維又令人取乾柴堆滿城下一齊放火烈焰沖大（几開情堅新野）城已將陷魏兵在城內嚎啕痛哭聲聞四野正攻打之間忽然背後喊聲大震維勒馬回看只見魏兵鼓譟搖旗浩浩而來（來得突兀）維遂令後隊為前隊自立於門旗下候之只見魏陣中一小將全裝貫帶挺鎗縱馬而出約年二十餘歲面如傅粉脣似抹硃厲聲大叫曰認得鄧將軍否（小小年紀便爾油嘴）維自思曰此必是鄧艾矣（在姜維意中虛猜鄧艾）挺鎗縱馬而來二人抖擻精神戰到三四十合不分勝負那小將軍鎗法無半點放閒維心中自思不用此計安得勝乎便撥馬望左邊山路中而走那小將驟馬追來維掛住了銅鎗暗取鵰弓羽箭射之那小將眼乖早已見了弓弦響處把身望前一倒放過羽箭維回頭看小將已到挺鎗

來刺維閃過那鎗從肋旁边過被維挾住那小將棄鎗望本陣而走維嗟嘆曰可惜可惜再撥馬趕來追至陣門前一將提刀而出曰姜維匹夫勿趕吾兒鄧艾在此在姜維耳中夫所一邓艾維大驚原來小將乃鄧之子鄧忠也此処方総殺明前文故意令人不測○鍾會弟勝于兄邓家子如其父言則艾艾真有兩艾凤兮不止一凤矣維暗暗稱奇欲戰鄧艾又恐馬乏乃虛指艾曰吾今日識汝父子也幸會幸會各且收兵來日決戰艾見戰場不利亦勒馬應曰既如此各自收兵暗算者非丈夫也於是兩軍皆退鄧艾據渭水下寨姜維跨兩山安營艾見蜀兵地理乃作書於司馬望曰我等切不可戰只宜固守待關中兵至時蜀兵糧草皆盡三面攻之無不勝也今遣長子鄧忠相助守城一面差人於司馬昭處求救卻說姜維令人於艾寨中下戰書約來日大戰艾佯應之惡極次日五更維令三軍造飯平明布陣等候艾營中偃旗息鼓卻如無人之狀惡極維至晚方回次日又令人下戰書責以失期之罪艾以酒食待使答曰微軀小疾有悞相

第一百十二回　卷十九　四四

持明日會戰（那像同偵的）次日維又引兵來艾仍前不出（如司馬受巾幗時一）如此五六番（總後一句省筆）傅僉謂維曰此必有謀也宜防之維曰此必捱關中兵到三面擊我耳吾今令人持書與東吳孫綝使併力攻之忽探馬報說司馬昭攻打壽春殺了諸葛誕吳兵皆降昭班師回洛陽便欲引兵來救長城（司馬昭一）（邊事在姜維耳中郤分作兩番所得）維大驚曰今番伐魏又成畫餅矣不如且回正是

已嘆四番難奏績　又嗟五度未成功

未知如何退兵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十三回

丁奉定計斬孫綝
姜維鬭陣破鄧艾

天之報惡人有報之奇者有報之正者曹丕以臣廢君而司馬師亦以臣廢君此如其事以報之者也報之奇者也孫綝以臣廢君而孫

休乃以君滅臣此反其事以報之者也報之正者也夫以爲報之奇者不可訓則還以報之正者訓天下而已矣

吳之有孫綝猶魏之有曹爽也而司馬懿以異姓去宗室而政不復歸於曹丁奉亦以異姓去宗室而政猶歸於孫則何也孫峻之後有孫綝猶司馬懿之後有師昭也毌丘儉諸葛誕以起兵討師昭而不勝丁奉張布以杯酒殺孫綝而有餘則又何也自魏之得國也以篡吳之得國也不以篡故魏之將滅天必假手於其臣而吳之將滅天不必假手於其臣耳

獻帝謀誅權臣而一洩於國舅董承再洩於國丈伏完有兩事焉若曹芳托國丈而事洩止如漢之一事也孫亮則因國舅以及國丈而事洩是一事而合漢之兩事也且伏完爲后父而張緝亦爲后父董承受血詔而張緝亦受血詔則以魏之一人兼爲漢之兩人董承不

必有父而全紀有父伏完不必有見而全尚有兒則又以漢之兩家并為吳之一家讀三國者讀至後幅有與前事相犯而讀之更無一毫相犯愈出愈幻豈非今古奇觀

雍糾之妻祭仲之女也而以父殺夫非也盧蒲癸之妻慶舍之女也而以夫殺父亦非也況全尚之妻乃以兒之故而殺其夫又以兒之故而并殺其子乎然君子不責全尚之妻而責全尚何也國家之事而謀及婦人宜其敗也知其必敗不可以學雍糾即幸而不至於敗不可以學盧蒲癸

孫亮知黃門之小過而劉禪不能識黃門之大奸孫休知隣國之是非而劉禪不能知本國之得失先主之後人不及孫權之後人遠矣作者合而敘之使人於相形之下見其短長云

吳主以蜀有内侍之亂而特使人以敵國之外患警之此絕妙關筍

處亦絕妙伏線處何謂鬭筍姜維因外患而動則伐魏之筍於此鬭也何謂伏線姜維因內侍而歸則班師之線又於此伏也敘事作文如此結構可謂匠心

武侯以出祁山而勝姜維亦以出祁山而勝姜維能繼武侯則姜維之六伐中原即謂是武侯之七出祁山可也且其事多有彷彿者武侯與仲達鬭陣法姜維亦與鄧艾鬭陣法而武侯鬭陣只是一番姜維鬭陣却有兩番鄧艾鬭陣是眞即以鬭陣破之司馬望鬭陣是假又不必以鬭陣破之則姜維又得武侯之意而化之矣武侯好布八門陣姜維好布長蛇陣武侯布八門陣於祁山先有魚腹浦邊之石以爲之端姜維布長蛇陣於祁山先有天水城外之火以爲之端陸遜不遇黃承彥必亡鄧艾不得司馬望亦必死一樣驚人一樣出色

每見讀三國志者謂武侯死後便不堪寓目今試觀此篇與武侯存

日豈有異哉

司馬懿用反間之計退武侯鄧艾亦用反間之計退姜維誠前後一轍矣然司馬一卽以蜀人苟安爲反間是以蜀間蜀鄧艾必使魏人黨均行反間是以魏間蜀也顧使蜀中無黃皓魏卽遣百黨均亦何益哉然則鄧艾之計仍謂之以蜀間蜀也可

却說姜維恐救兵到先將軍器車仗一應軍需步兵先退然後將馬軍斷後細作報知鄧艾艾笑曰姜維知大將軍兵到故先退去不必追之追則中彼之計也乃令人哨探回報果然駱谷道狹之處堆積柴草準備要燒追兵（積草燒追兵之計不在姜維一邊實敘却在探馬口中虛敘）衆皆稱艾曰將軍眞神算也遂遣使齎表奏聞於是司馬昭大喜又加賞鄧艾（此下撥下蜀魏專敘東吳）却說東吳大將軍孫綝聽知全端唐咨等降魏勃然大怒將各人家眷盡皆斬之（與先主不殺黃權家屬厚薄相懸）吳主孫亮時年方十七見綝殺戮太過心甚不然一日出西苑

因食生梅令黃門取蜜須臾取至見蜜內有鼠糞數塊召藏吏責之藏吏叩首曰臣封閉甚嚴安有鼠糞亮曰黃門曾向爾求蜜食否（問得聰明）藏吏曰黃門於數日前曾求蜜食臣實不敢與亮指黃門曰此必汝怒藏吏不與爾蜜故置糞於蜜中以陷之也（一語道着）黃門不服（從來偷食人極頑強）亮曰此事易知耳若糞久在蜜中則內外皆濕若新在蜜中則外濕內燥（小智耳妙在敏捷）命剖視之果然內燥黃門服罪亮之聰明大抵如此（載一小事之明以見其大然無大事可紀者以大事俱歸於孫綝故耳）雖然聰明卻被孫綝把持不能主張綝之弟威遠將軍孫據入蒼龍宿衛武衛將軍孫恩偏將軍孫幹長水校尉孫闓分屯諸營（孫綝父子兄弟五人與曹爽兄弟三人正復相似）一日吳主孫亮悶坐黃門侍郎全紀在側紀乃國舅也亮因泣告曰孫綝專權妄殺欺朕太甚今不圖之必為後患（如曹芳之告張緝）紀曰陛下但有用臣處臣萬死不辭亮曰卿可只今點起禁兵與將軍劉承各把城門朕自出殺孫綝（如曹髦之自討司馬昭）但此事切不可令卿母知之卿

母乃綝之姊也倘若泄漏誤朕匪輕（一脈親戚都在孫亮口中敘出）紀曰乞陛下草詔與臣臨行事之時臣將詔示衆使綝手下人皆不敢妄動亮從之即寫密詔付紀（密詔請忠後與獻曹芳之自書血詔付張緝又是不同）紀受詔歸家密告其父全尚尚知此事乃告妻曰三日內殺孫綝矣（子不告其母而夫乃告其妻可見夫妻之情密於子母也爲之一嘆）妻曰殺之是也口雖應之却私令人持書報知孫綝（不顧其夫不顧其子而但以內家爲重今之婦人多有之矣又爲之一嘆）綝大怒當夜便喚弟兄四人點起精兵先圍大內一面將全尚劉丞并其家小俱拿下比及平明吳主孫亮聽得宮門外金鼓大震內侍慌入奏曰孫綝引兵圍了內苑亮大怒指全后罵曰汝父兄悞我大事矣乃拔劍欲出全后與侍中近臣皆牽其衣而哭不放亮出孫綝先將全尚劉丞等殺訖（不箇婦人八送了老公與兒子也）然後召文武與朝內下令曰主上荒淫久病昏亂無道不可以奉宗廟今當廢之汝諸文武敢有不從者以謀叛論衆皆畏懼應曰願從將軍之令尚書桓一大怒從班部中挺然而出指孫綝大罵

曰今上乃聰明之主汝何敢出此亂言吾寧死不從賊臣之命全紀不得爲孝子桓一乃可爲忠臣綝大怒自拔劍斬之即入內指吳主孫亮罵曰無道昏君本欲誅戮以謝天下看先帝之面廢汝爲會稽王吾自選有德者立之叱中書郎李崇奪其印綬令鄧程收之亮大哭而去與司馬師廢曹芳一樣手段後人有詩嘆曰

亂賊誣伊尹　奸臣冒霍光　可憐聰明主　不得莅朝堂

孫綝遣宗正孫楷中書郎董朝往虎林迎請瑯琊王孫休爲君休字子烈乃孫權第六子也在虎林夜夢乘龍上天回顧不見龍尾失驚而覺乘龍者應在爲君無尾應在其子之不得立也次日孫楷董朝至拜請回都行至曲阿有一老人自稱姓干名休叩頭言曰事久必變願殿下速行休謝之行至布塞亭孫恩將車駕來迎休不敢乘輦乃坐小車而入百官拜謁道旁休慌忙下車答禮孫綝出令扶起請入大殿升御座即天子位休再三謙讓方受玉璽文官武將朝賀已畢大赦天下改元永安元年封孫綝爲丞相荊州牧多官各

有封賞又封兄之子孫皓爲烏程侯（爲後文嗣位張本）孫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吳主孫休恐其內變陽示恩寵內實防之綝驕橫愈甚冬十二月綝奉牛酒入宮上壽吳主孫休不受綝怒乃以牛酒詣左將軍張布府中共飲酒酣乃謂布曰吾初廢會稽王時人皆勸吾爲君吾爲今上賢故立之我今上壽而見拒是將我等閒相待吾早晚教你看（周郎對蔣幹醉話是假孫綝對張布醉話是真）布聞言唯唯而已次日布入宮密奏孫休休大懼日夜不安數日內孫綝遣中書郎孟宗撥與中營所管精兵一萬五千出屯武昌又盡將武庫內軍器與之於是將軍魏邈武衛士施朔二人密奏孫休曰綝調兵在外又搬盡武庫內軍器早晚必爲變矣（孫休此時休不得休）休大驚急召張布計議布奏曰老將丁奉計畧過人能斷大事可與議之休乃召奉入內密告其事奉奏曰陛下勿憂臣有一計爲國除害休問何計奉奏曰來朝臘日只推大會羣臣召綝赴席臣自有調遣休大喜奉令魏邈施朔爲外事張布

爲內應是夜狂風大作飛沙走石將老樹連根拔起天明風定使者奉旨來請孫綝入宮赴宴孫綝方起床平地如人推倒（與諸葛恪家黃犬銜衣孝子入門之怪彷彿相似）心中不悅使者十餘人簇擁入內家人止之曰一夜狂風不息今早又無故驚倒恐非吉兆不可赴會（與諸葛恪入朝時彷彿相似）綝曰吾弟兄共典禁兵誰敢近身倘有變動於府中放火爲號囑訖升車入內吳主孫休忙下御座迎之請綝高坐酒行數巡（與諸葛恪飲酒時彷彿相似）衆驚曰宮外望有火起（此是丁奉等在外擒孫家兄弟時也妙在虛寫）綝便欲起身休止之曰丞相穩便外兵自多何必懼哉言未畢左將軍張布拔劍在手引武士三十餘人搶上殿來口中厲聲而言有詔擒反賊孫綝（令人追想孫峻殺諸葛恪時）綝急欲走時早被武士擒下綝叩頭奏曰願徙交州歸田里休叱曰爾何不徙滕胤呂據王惇耶（即以前事問之現前果報）命推下斬之於是張布牽孫綝下殿東斬訖（前謂布云吾早晚教你看不想看出這局面來）從者皆不敢動布宣詔曰罪在孫綝一人餘皆不問衆心乃安布請孫休上五鳳

樓丁奉魏邈施朔等擒孫綝兄弟至（一張在一边用实寫丁奉等一边用虛寫省筆之法）休命盡斬於市宗黨死者數百人滅其三族命軍士掘開孫峻墳墓戮其屍首將被害諸葛恪滕胤呂據王惇等家重建墳墓以表其忠其牽累流遠者皆赦還鄉里（舊案盡翻）丁奉等重加封賞馳書報入成都後主劉禪遣使回賀吳使薛珝答禮（使命往來敘得簡畧省筆之法）珝自蜀中歸吳主孫林問蜀中近日作何舉動珝奏曰近日中常侍黃皓用事公卿多阿附之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有菜色所謂燕雀處堂不知大廈之將焚者也（西蜀事在吳使口中虛寫一番妙在有意無意寫來只爲後文姜維回兵伏線）休歎曰若諸葛武侯在時何至如此乎於是又寫國書教人賫入成都說司馬昭不日篡魏必將侵吳蜀以示威彼此各宜準備（因其不知內憂故以外患動之耳）姜維聽得此信忻然上表再議出師伐魏（孫休本欲以外患動其內憂姜維乃舍內憂而圖其外患絕妙關合）時蜀漢景耀元年冬大將軍姜維以廖化張翼爲先鋒王含蔣斌爲左軍蔣舒傅僉爲右軍胡濟爲合後維與夏侯霸總中軍共

起蜀兵二十萬拜辭後主逕到漢中與夏侯霸商議當先攻取何地霸曰祁山乃用武之地可以進兵故丞相昔日六出祁山因他處不可出也（總照數卷以前之事）維從其言遂令三軍並望祁山進發（此是六伐中原）至谷口下寨時鄧艾正在祁山寨中整點隴右之兵忽流星馬報到說蜀兵見下三寨於谷口艾聽知遂登高看了回寨升帳大喜曰不出吾之所料也原來鄧艾先度了地脉故留蜀兵下寨之地地中自祁山寨直至蜀寨早挖了地道待蜀兵至時於中取事（邓艾一迹事却從此处補出）此時姜維至谷口分在三寨地道正在左寨之中乃王含蔣斌下寨之處鄧艾喚了鄧忠與師纂各引一萬兵為左右衝擊却喚副將鄭倫引五百掘子軍於當夜二更逕於地道直至左營從帳後地下擁出（以攻城之法攻營不從天降却從地出）却說王含蔣斌因立寨未定恐魏兵來劫寨不敢解甲而寢忽聞中軍大亂急綽軍器上的馬時寨外鄧艾引兵殺到內外夾攻王蔣二將奮死抵敵不住棄寨而走姜維在帳中

聽得左寨中大喊料道有內應外合之兵遂急上馬立於中軍帳前傳令曰如有妄動者斬便有敵兵到營邊休要問他只管以弓弩射之一面傳示右營亦不許妄動與張遼之守合淝彷彿相以果然魏兵十餘次衝擊皆被射回只衝殺到天明魏兵不敢殺入此処卻无地孔可鑽但能直入不能橫進鄧艾收兵回寨乃嘆曰姜維深得孔明之法兵在夜而不驚將聞變而不亂真將才也次日王含蔣斌收聚敗兵伏於大寨前請罪維曰非汝等之罪乃吾不明地脉之故也譙周以爲不知天將又撥軍馬令二將安營訖却將傷死身屍塡於地道之中以土掩之以地道爲蜀人之塚哀哉令人下戰書單搦鄧艾來日交鋒艾忻然應之次日兩軍列於祁山之前維按武侯八陣之法依天地風雲鳥蛇龍虎之形分布已定鄧艾出馬見維布成八卦乃亦布之左右前後門戶一般前有武侯與仲達問陣今又有姜維與邓艾鬥陣前是仲達先布各自一樣此是邓艾後布却是李樣維持鎗縱馬大叫曰汝效吾排八陣亦能變陣否艾笑曰汝道此陣只汝能布耶吾既會布陣豈不知

變陣艾便勒馬入陣令執法官排旗左右招颭變成八八六十四箇門戶好看復出陣前曰吾變法若何維曰雖然不差汝敢與吾八陣相圍麼前武侯是敎仲達打陣今姜維郑敎鄧艾闘陣又自不同艾曰有何不敢兩軍各依隊伍而進艾在中軍調遣兩軍衝突陣法不曾錯動姜維到中間把旗一招忽然變成長蛇捲地陣鄧艾會做穿山甲今郑遇了捲地蛇將鄧艾困在垓心四面喊聲大震艾不知其陣心中大驚蜀兵漸漸逼近艾引衆將衝突不出只聽得蜀兵齊叫曰鄧艾早降艾仰天長嘆曰我一時自逞其能中姜維之計矣讀至此令人拍案一快忽然西北角上一彪軍殺入艾見是魏兵遂乘勢殺出救鄧艾者乃司馬望也出人意外令人撓書一嘆比及救出鄧艾時祁山九寨皆破蜀兵所奪讀至此又令人拍案一快艾引敗兵退於渭水南下寨艾謂望曰公何以知此陣法而救出我也望曰吾幼年遊學於荊南曾與崔州平石廣元爲友講論此陣此二人從先主三顧時敘之已久不復提矣忽於此處照應出來妙極今日姜維所變者乃長蛇捲地陣也若他處擊之必不可

破吾見其頭在西北故從西北擊之自破矣【蛇無失而不行】艾謝曰我雖學得陣法實不知變法公既知此法來日以此法復奪祁山寨栅如何望曰我之所學恐瞞不過姜維艾曰公在陣上與他鬬陣法我却引一軍來日暗襲祁山之後兩下混戰可奪舊寨也【不欲以鬬陣勝之却欲以詐鬬陣勝之】於是令鄭倫爲先鋒艾自引軍襲山後一面令人下戰書搦姜維來日鬬陣法【來日候教伏爲枉搕】維挑回去訖乃謂衆將曰吾受武侯所傳密書此陣變法共三百六十五樣按周天之數今搦吾鬬陣法乃班門弄斧耳但中間必有詐謀公等知之乎【妙在姜維不自說出】廖化曰此必賺我鬬陣法却引一軍襲我後也【妙在等廖化說出此意】維笑曰正合我意即令張翼廖化引一萬兵去山後埋伏次日姜維盡拔九寨之兵分布於祁山之前司馬望引兵離了渭南逕到祁山之前出馬與姜維答話維曰汝請吾鬬陣法汝先布與吾看望布成了八卦維笑曰此即吾所布八陣之法也汝今盜襲何足爲奇【今人都是盜襲那你是自己做出來的】望曰

汝分竊他人之法耳維曰此陣凡有幾變望笑曰吾旣能布豈不會變此陣有九九八十一變（比姜維學問沒有一半便要出來比試極像今日子弟畧讀几句文字便欲出來會考也）維笑曰汝試變來望入陣變了數番復出陣曰汝識吾變否維笑曰吾陣法按周天三百六十五變汝乃井底之蛙安知玄奧乎望自知有此變法實不曾學全乃勉強折辨曰吾不信汝試變來（今日空疎之腹反不信淹傳之人往往如此）維曰汝教鄧艾出來吾當布與他看望曰鄧將軍自有良謀不好陣法維大笑曰有何良謀不過教汝賺吾在此布陣他却引兵襲吾山後耳（此言洞見肺腑勝領教陣法多矣）望大驚恰欲進兵混戰被維以鞭稍一指兩翼兵先出殺的那魏兵棄甲拋戈各逃性命（讀至此令人拍案不快○此時蜀兵亦有長蛇捲陣之勢）却說鄧艾催督先鋒鄭倫來襲山後倫剛轉過山角忽然一聲砲響鼓角喧天伏兵殺出為首大將乃廖化也二人未及答話兩馬交處被廖化一刀斬鄭倫於馬下（陣不会鬪將亦不經簡）鄧艾大驚急勒兵退時張翼引一軍殺到兩下夾攻魏兵大敗艾捨

命突出身破四箭（讀至此令人又拍案一快○郭淮一箭便死如艾四箭不死大是僥倖）一奔到渭南寨時司馬望亦到二人商議退兵之策望曰近日蜀主劉禪寵幸中貴黃皓日夜以酒色爲樂（正與吳使薛珝語相應）可用反間計召回姜維此危可解（如此反謀勝鬪陣法）艾問衆謀士曰誰可入蜀交通黃皓言未畢一人應聲曰某願往艾視之乃襄陽黨均也艾大喜即令黨均賫金珠寶物逕到成都結連黃皓（閹人偏好金珠）（正不知欲傳與何人可發一笑）布散流言說姜維怨望天子不久投魏（與苟安語孔明事相同）於是成都人人所說皆同黃皓奏知後主即遣人星夜宣姜維入朝（讀至此又令人廢書一歎）却說姜維連日搦戰鄧艾堅守不出維心中甚疑忽使命至詔維入朝維不知何事只得班師回朝鄧艾司馬望知姜維中計遂拔渭南之兵隨後掩殺正是

樂毅伐齊遭間阻　岳飛破敵被讒回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